



牧隱文稿

九五

~ 20
2464
4



牧隱文藁卷之十一



事大表箴

平紅賊後陳情表

臣聞御下之方要使言而無隱事上之義苟有懷則必陳情意以之交孚德澤因之廣被稽振古之若此矧明時之何疑敢將無已之求庸黷蓋高之聽伏念降賚誦薄稟性愚蒙卜載風雲早承恩於盛際一區山海甘席寵於餘生願報效之無從惟職貢之是務豈意遭罹寇賊俄而隔絕朝廷前平壤之蔓迤後開城之燹及每交鋒以示弱固非多筭之所為不旋踵

20
2464
4

而合攻竟使隻輪之無返其不避南遷之困蓋欲寬
東顧之憂果聞 天聰獲瞻星使冒恩已極揆分何
堪况茲尺寸之微勞何與鼎鐘之顯刻然遠人之敵
愾其可取者或存在昭代之報功雖至微而必錄撫
躬躑躅俟命屏營伏望 皇帝陛下推視遠之明廓
包荒之度迴九重之獨斷察萬里之孤忠爰發德音
播之多方之口丕示功載傳之大史之書不寧耀令
于以示後臣謹當勸歌七德廣箕封按堵之風祝壽
萬年奉舜殿垂衣之化

謝恩表

敷告明綸方深警省登庸峻級深極震惶重以匪頒
益知顛隕臣某竊惟封建長譬心腹之賴股肱敵
愾勤王猶手足之捍頭目此古今共由之大躰實上
下相與之至情如臣者係出館甥恩叨襲爵當天戈
月捷南土恨未補於分毫值龍馭冬巡上都誠不辭
於糜粉想方召中興周室思郭李再造唐家抗表出
師非敢後也飛鸞輓粟厥惟艱哉時易逝而功莫成
志徒勤而力不逮何圖聖慮遠燭愚衷賜溫言於前
既先之以獎諭進右揆於後復繼之以褒崇斯皆稀
世之至榮况乃連旬而併得酒道接河之飲衣興挾

續之情祇荷寵靈愈增憂喜茲蓋伏遇去之躬生知
之聖履交泰之時恭默淵冲洞進退存亡之故作興
振起收予棄廢置之權屈群策以難施感衆心而齊
奮神明協贊旦夕削平尚不遺遐悉令故極非謂臣
多之益辨蓋憐臣斷之無他臣敢不誓節義金石之
堅惟一終始伸壽考岡陵之祝倍萬尋常

請改名表

命物以類宜莫尚於自謙登名于朝敢無因而輒改
故當敷奏深切凌兢竊惟小國之風當仍其旧蓋由
世皇之詔毋變其初自臣名祺襲封古國大而官師

案續微而里巷書詞凡為字從示從其而其拜相同
相近悉皆諱避謂是故常臣久乃知事多有礙顧衆
情之莫棄惟自改之為便臣曾祖忠烈王諱謀改昨
祖忠宣王諱源改璋考其所由罔不在此臣今亦擬
以顯字為名倘垂無聽曲儀擅更臣謹當期壹節以
釐東立揚終始誓全心於拱北報答生成

節日表

四方臣服之心雖一同於普率億載父臨之祝實萬
倍於尋常去去四月維夏方回統電之期千歲為春
用介齊天之壽明庭縟禮率土懽情去之盛德在躬

至仁育物宣昭文教乾坤日月之照臨者定武功嶽
瀆風霆之迅掃茲值誕彌之日益膺滋至之休伏念
臣某猥荷殊恩叨居重寄愧無尺寸之效仰答生成
願以億萬斯年恒伸頌禱

皇后封冊賀表

受錄膺圖端奉神靈之統臨軒發冊載新宮壺之儀
日月清華山河帖妥欽惟云之道光繼体孝重貽謀
迺眷好逮蚤毓金枝之慶爰崇大號奄臨椒掖之尊
上以隆萬世之丕基下以啓三韓之永賴天扶景命
人樂熙辰云々叨守弊邦阻瞻盛禮庶俾風化歌闋

睢正始之詩圖報生成上華封多壽之祝

皇太子千秋箴

侍書鶴林備承優渥之恩守履鯁岑恒切康寧之祝
茲逢令旦益罄微忱云々黃鐘產氣方迴載震之期
碧鏤儲祥茂對惟新之命謳歌攸繫瞻跂悉均云々
性稟溫良心敦敬愛問寢龍樓之曉孝行夙彰重華
鳳曆之春貽謀益永爰值虹流之日倍膺川至之休
伏念云々猥守弊封叨承巨蔭未詣趨踰之列聊伸
頌禱之誠云々自天而祐彌增重潤之休隨土所宜
聊達可羞之信名般甚寡制亦踈愧非適用之資

異諒表誠之禮

謝御酒御衣表

身居鯨域漏承雨露之恩目注龍墀倍祝岡陵之壽
寵賚自天震惶無地被窮有耀淪骨彌深伏念云々
猥荷上知夙承先業朝廷隔絕孰知戀主之情山海
阻備真效勤王之志頃值肆凶之妖寇益殫敵憤之
微誠果殄貪殘方慮捷書之路梗忽頒優渥頓驚使
節之星臨光爛晝鮮香浮春盎茲蓋伏遇云々至仁
柔遠曠度包荒雖深居九闈之中而明見萬里之外
諒臣魯鈍而惟供世職憐臣怯弱而亦與軍功恕其

馳聞之遲示以褒嘉之大臣敢不對揚休命并舞昌
辰賡同袍之歌感恩相勵繼投河之飲分惠惟均

謝復位表

山川阻隔常馳捧日之心雨露霑濡彌切齊天之祝
具還爵秩事辨同誣感動于天涕零如雨竊以紆正
之實欲蓋而彌彰上下之情終通而難否云々因懷
發臣之心遂肆欺天之計表威禮物公為白日之棄
攘符璽捷書卒沮明庭之論賞既自幸陰謀之中又
必欲顯罰之加而臣孤囚山海之間極目雲霄之表
剝膚雖切素節何移頽影自傷赤心誰諒惟冀悟於

萬一以忍死於復史果天道之不差而罪人之斯得
旌別淑慝特頒當宁之言振肅紀綱丕視錄功之載
星軺聿至日角若臨釋貝錦之前疑已為多幸復藩
屏之旧職益忝殊榮矧又宮錦畫鮮介醜春盍豈意
非常之寵荐加不肖之躬茲蓋伏遇踐懷遠以德之
猷存去邪勿疑之念察彼蔽聰而明其冒膺異渥之
責憐臣敵愾而賜以有光前烈之褒遂令謗毀之餘
終荷保全之惠臣敢不對揚休命倍輸述職之誠綏
輯遺民永戴同仁之化

臣言七月十三日陪臣姜仁裕等回傳宣諭

聖旨一欵汝國既有規伺之心其遣吏負秀才二
三百名火者五六百名來此臣不勝顛越輒

陳懷抱者

聖謨誕敷淵深莫測天威密運震疊失常茲憇卑悛
仰干聰聽伏念臣愚蒙不學孤陋無知幸民羸物則
之不泯識天命人心之所在懷仁慕義既委質以為
臣挾詐懷奸獨何心而罔上載惟小國僻在荒陬肇
自古初尚於風氣文辭則借達其所蘊言語則必譯
而乃通鼓篋升堂常欲遣六七人之童子明經習律
何緣得二三百之儒生矧謂為窺覘之資安敢應招

來之命顧并微之官者與已允之生負一則為避嫌
疑一則宜遵詰諭進退維谷不知裁之伏望去乙收
雷霆之威廓天地之量憐臣盡禮而不知所以為禮
察臣效忠而不知所以為忠不責所難而從其願臣
謹當益慎蕃宣之寄永惟群教之漸於萬斯年祝

聖人壽

臣言七月十四日陪臣姜仁裕等回傳奉宣

諭

聖旨及蒙

聖恩調恤覆舟者

詔諭丁寧懷柔周洽惠威并著感愧交駢竊念小邦
知尊中國如孩童必得其怙恃有聖人則為之依歸

知臣者以前朝祿喪之餘生受昭代分封之好命其
為自幸實公音之所無雖死靡他惟神明之是實然
繇運蹇動輒謗興兩內侍既連床而共眠何從醜殺
老院使與同舟而相惡率值禍延武衛乃有國之常
也視為迎詔之不恭宿館無持兵之理也誣為典客
者有備彼亡元之遺種與納氏之比隣已絕交通猶
為結好取親東化惟聘北平以朝覲之駿奔謂覘伺
之狙詐緣疑飾似嫁禍固危惟聖鑒之昭明洞群臣
之曲直特頒睿訓俾臣自新又允敷奏之微皆錫允
俞之屏障之雅樂道以正音子弟入學則措置精深

風波殞命則錫與綢疊仍勅賤介還自坦途茲蓋去
去剛健粹精英明果斷內詳外略網舉而目張大畏
小懷刑清而政甫遂今陋曾獲覩耿光臣敢不佩服
聖謨涵濡洪造庶無虧於臣節恒上祝於皇齡

皇太子凱還賀慶

龍旗攸指肅將天子之威鶴駕言旋大慰都人之望
屬茲播告舉有欣懼恭惟去之偉量淵冲英猷果斷
勵精弘化贊文德於誕敷受命啓行揚戎兵於克詰
匪徒振耀惟以教寧拔寇如鼎魚應悔乞降之不早
逆臣為社鼠方知犯順之必誅何猖獗之足虞蓋指

揮之有定風霆動盪詎容邪氣之留日月清明遂絕
浮雲之蔽茲皆睿筮上協宸衷事有萬全與神謀與
衆共心無二適為子孝為臣忠是宜出紓國步之難
入奉天顏之喜祥明廣被於中外功業卓冠於古今
允在見聞疇非蹈舞伏念跡慚蠖屈心慕鷹揚萬騎
來朝遙想凱歌之奏四方稱慶倍祈胡考之休

請冠服表

議禮制度大開垂夏之明慕義嚮風庶變要荒之陋
敢據愚抱庸瀆 聰聞竊觀 聖人之興必有一
代之法上衣下裳之作蓋取象於乾坤殷呶周冕之

名皆因時而損益以新耳目之習而致風俗之同欽
惟云之挺神武之資撫育嘉之運文物備美事超三代
之隆德教霈然覃及四方之廣雖命小邦之臣本俗
既賜祭服以至陪臣豈容其餘尚襲其旧在盛世之
典固無所虧但遠入之心深以為歎伏望云之憐臣
以小事大許臣用夏變夷遂降綸言俾從華製臣謹
當終始惟一益殫補衮之誠億萬斯年永被垂衣之治

陳情表

臣某言臣生十歲臣父臣某暴薨祖母洪即命臣居
喪次主喪事臣但知哀號不知所為未幾群臣奉祖

母之命請臣權署國事臣雖欲辭避其道無由群臣
具表文請臣署名入奏 天子乞賜先臣謚號并

臣爵命歲月邇邇迄今未蒙明降臣雖愚蒙豈不恐
懼私心自念亡父能知天命所故舉國內附降年不
永奄爾淪逝叛臣金義盜殺使臣奔于北方祖母既
老臣又幼弱時之多艱未有若是之甚者不賴

聖天子保全之惠將何以圖存哉此所以奉表瞻望
日俟德音之至也陪臣德符迴自京師欽奉

聖旨伏讀流汗跼天踏地若無所容祖母洪謂群臣
曰吾孫年幼必不能別白事宜群臣又難自達妾當

上表敷奏是用差陪臣重大匡門下贊成事李茂芳
匡靖大夫門下評理裴彥芳齊肇祖母表文并管領
金三十一斤四兩銀一千兩白細布五百疋黑細布
五百疋雜色馬二百匹赴京伏望云云錄先臣歸附
之功察祖母窮迫之情賜先臣謚命臣襲爵歲貢之
物亦容小邦不拘定數隨力所辦以獻則先臣含笑
地下迪我子孫世為 聖朝藩輔臣之至願也臣
之至幸也伏惟

聖鑒採納臣某不勝隕越之至謹奉表陳乞以
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 謹言

王大妃陳情表

言妾竊聞自古

帝三臨御海內外萬邦蒼生共

惟臣妾男為臣女為妾其類雖殊其性則同其勢雖
踈其情則親故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
厥功今妾勢窘事迫不過號天而已 陛下即天

也而視聽自我民天不言而 陛下代之言此妾

所以觸冒天威而罄竭所蘊也妾生十六歲事先臣
王其生二子長曰其次曰某某之子曰某曰某相次
襲位而皆早夭無後其最後立事妾盡孝道國人實
知之天地實監之及 陛下即位某能知天命有

故樂於內附 陛下亦知其忠矣不幸短命暴亡
致疑傳言失真聞于天聰 陛下怒之誠是矣雖
然其亡也暴故致人疑耳非有他故也若其殺使之
賊金義在遼聞某之薨即生姦計欲立瀋王為王逃
入胡地至今不敢還國則本國之不與也明矣妾又
聞興滅國絕絕世 聖人之大故也况國未至於
滅世未至於絕乎今某以其遺孩權署國事表請贈
謚襲位已有年矣妾與國人無大無小日夜瞻望以
俟德音而猶未降也 陛下為天地於天地之間
洋之宇發育萬物各得其性而獨小邦不霑 三

化妾實痛之妾實痛之又念小國濱海隣於他國日
與為敵故其執政皆為將帥居中者少以半入朝恐
致疏虞倘或倭賊得志豈非小邦之不幸朝廷之所
慮其小國地薄不產金銀中國之所知也馬有二種
曰胡馬者從北方來者也曰鄉馬者國中之所出也
國馬如驢無從而得良馬胡馬居百之一二亦中國
所知也近因倭賊增傷殆盡布疋雖出於國中然數
至於萬誠難充辦遼東流移民戶見行出榜招集妾
自少未嘗妄言見敢欺 天乎妾生於大德戊戌
行年八十又二旦暮當辭盛代誠不忍此見某一心

向化之美泯而不彰，孤孫無以立於世，是以祀禮法披心腹以奠。陛下悟陛下哀之怒之，賜先王之謚，降世襲之命，收歲貢之詔，使小邦私國其宜時節，獻土物永遵守則，妾當安心待盡而亡。况某亦當圖所以報恩於冥之間矣，妾以一婦人，其其二子三孫相繼祭養，一旦遇急，難下能有所別白於聖明之世，將何以見先王於地下乎？今人有千金之產，尚欲傳之子孫，無所墜失，况國乎？况老牛舐犢之情，平妾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請贈謚表

聖君恤典曷名示終，孝子至情顯親，為重肆當呼籲。架極凌兢，伏念臣否運之逢，嚴顏棄棄，上表請謚。瞻跂今為七年對影，撫躬悲傷，則如一日。茲殫悃悞，蓋切悚惶，伏望

皇帝陛下察外夷布列之雖多，如先臣故附之有幾，特頒茂渥，以慰貞魂。臣謹當與祖考為一心，垂簞箕域，傳後昆於萬世，永作漢藩。

請承襲表

天慈在上，敷施生物之仁，情動于中，顯望分茅之命。茲當呼籲，架切兢惶，伏念臣某，爰從弱冷，已值否運。

徘徊對影恨未由兄友身恭怵惕存心庶無墜父作
子迹故再陳襲爵之請而上達嚮化之誠自始至今
益勤無怠歲律已七周之久星軺無一介之來瞻跛
未涯敷陳以表志願所在神靈共知伏望
皇帝陛下記先臣歸附之初憇小國危疑之際不責
既往而許自新特頒綸綍之音俾守箕裘之業則臣
謹當既能以德保釐青社之群生永終是圖拜獻華
封之三祝臣無任瞻

天應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陳乞以
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 謹言

大尉謝表 至正二十二年

踐脩先緒方膺千里之封迪簡上心又錫三公之命
恩非望及感與愧并伏念臣斗筭謏材藩輔遺裔由
弱歲入承霄眷以致立揚雖寸心恒抱愚衷莫伸報
效偶值豕蛇之類小輸犬馬之誠然蠅止樊竟中遭
誣構之禍如魚脫網實上荷保全之私甫獲更生絕
無他望忽星軺之戾止驚重書之在茲欲辭讓則近
名故僮俛焉就職遠慚止足深戒滿盈云々運撫中
興仁同一視遂頒茂渥以寵遐方臣敢不謹保家祥
益彰聖化九霄雖遠如瞻黼黻之光四境粗安惟祝

岡陵之壽

賀登極表

東錄膺圖復中國皇王之統體元居正同萬方臣妾
之心景命有故懽拜旁達欽惟云々文明邁舜智勇
躋湯雷厲風飛集大勳於戡定鼎新革古熙鴻號以
創垂典章文物之粲然華夏罔之率俾云々臣顙
慶東表顙望北辰雖未參稱賀之班願恒貢斲頌之
懇

謝恩表

澳發綸言俯頒珍錫惠出非覲心慚拜嘉云々猥將

斗筭之材嗣守箕裘之業屬中夏之板蕩殊失依故
遠上聖之作興益勤欣戴願以山川之悠遠尚稽江
漢之朝宗豈知曲賜包容優加鎮撫龍節東飛於鯨
浪天章下燭於鯤岑宗社與榮室家相慶茲蓋伏遇
云々修文偃革敷德舞干天地平成緇五帝三王而
立極朔南拜教奄九州四海以為家故令重譯之邦
獲被同仁之化臣謹當志存忠順世作翰藩恪修執
壤之儀恒祝齊天之壽

賀平蜀表

皇建極而撫九有奄宅中邦師以律而出萬全畢燿

群醜捷音所及喜氣交騰欽惟去々以堯舜神聖之
資當殷周征伐之舉起江湖跨楚越所向無前平齊
魯掃燕雲攸祖相慶大勳斯集汚俗惟新男有室女
有家悉皆安堵書同文車同軌孰敢不庭惟彼蜀邦
盜稱名字負險拒命夫豈知銀臂圖輪拜罪加誅不
啻若鴻毛燎火鈞閣坦途灑灑安流茲由天運之方
來實出聖謀之獨斷混一之速前古所稀臣某幸獲
逢辰想聞奏凱鯁岑守職敢忘再造之私虎拜揚休
恭上萬年之祝

請子弟入學長

秉彛好德無古今知愚之殊用夏亦夷在禮樂詩書
之習苟因陋而就寡莫修業以及時故我東方肇從
炎漢遣子弟鼓篋而入學歷唐宋聯書而可稽豈徒
有尊崇中國之心亦是為資飾太平之具欽惟去々
神武定天下文德來遠人頌聖經與史書學規斯著
賜法服蕪雅樂祀事一新茅因俗習之清瀛深慮儒
風之隆軼薛藻浮華之末罕見其工聖賢義理之宗
孰知其正如欲期於變魯必先務於觀周伏望去々
憐臣嚮化之誠諒臣成人之美特垂明詔渙發俞音
倘容互鄉之童得齒虞庠之胄臣謹當奉揚拜教永

綏箕子之封釐竭忠勤益貢華人之祝

謝賜紗羅表

使華忽至天貺特加揆分踰涯措躬無地臣某智不足
以圖治才不足以文身自愧荒踈粗保其裘之業
何圖瑣末上煩黠曠之聰爰後故附以還過荷寵靈
之被禮服樂器示華制於方來經籍史書發良心於
久昧加匪頒之殊渥既滋至之弗堪又此拜嘉彌用
增惕茲益伏遇云之師禹致美法文即康命德則在
笥之是舉御將則解衣之尤急遂令幅負之廣咸入
經綸之中如臣之微受賜亦厚臣敢不推好賢之美

意藥又改為竭祝壽之卑誠服之無斃

辭左代言牋

言臣自奉職已來未有裨補後累 聖明乞解奉任
者 明主推誠待士不專示恩忠臣以道事君豈宜
固罷敢陳悃悞用瀆尊嚴伏念臣稟性庸愚操心褊
狹蚤緣驟貴多招素議之輕容止無儀共指清班之
玷分宜置散榮乃絕倫茲蓋伏遇曠度匿瑕湛恩
世憐臣父委質於未即位日知臣身登名於初設科
時擢之不次之官居之惟允之任而臣既不能敵可
替否尚何有防微杜漸臨事經情反激怒雷霆之下

撫躬對影若難容天地之間斯皆福過禍生正合名
成身退伏望恕臣不肖之狀矜臣知止之心賜以俞
音遂其愚抱則臣就閑居益弘學業是所願為奉成
畫擬進文詞則不多讓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批荅

中書舍人田祿生奉 教製

余惟萬機至繁獨智難治日有承宣之任實為出
納所由蓋以所係者非輕故難其人而必重卿性
識明敏文才贍優夙承乃父之風有名中夏時得
衆儒之望為準東韓學既有以博該謀亦堪為啓
沃茲予不穀惟爾是嘉擢自卑聯陞于大職遂使

代言於左右庶克顯美於遐邇允係文詞悉令委
任何遽形於引退固難料其情辭豈眷懷之未孚
抑聽納之或失然上下所當無隱何患情之不通
且臣子苟欲自便豈其義之為大矧予何負於爾
而爾有疑於予當躡予懷勉安乃職所乞宜不乞

辭判門下殿

臣言臣以奉使致謗乞解職事 聖慈不允然臣慚
汗未已再陳卑抱者居卜懋於施惠特降德音狹中
難以包羞再陳誠懇感與愧集滂隨言零伏念臣幸
布孤士詩書晚進謬忝台鼎恒憂覆餗之譏利觀

天廷終致失實之謗班行招笑閭巷喧譁而穡也雖
然閉戶以深箴面浮慚色安敢曳裾而高步身近耿
光蓋臣約束而下不從則臣不嚴下欺罔而臣不知
則臣不察不察則闇不嚴則柔天下豈有柔闇可當
有為之時而處具瞻之地者乎所以不俟終日乃乞
餘生伏望 主上發下曲照此懷俯從所願則臣閑
居綠野吟風月之大平竊效華封祝 君王之多壽

批答

省所上殘乞解職事事具悉自予在東宮之時惟
卿受先朝之托以師保而為冢宰傳德義而任經

綸及親朝於 帝庭而奉揚於國美 天子加康
侯之接士夫嘆季子之行衆所共知卿亦何憚自
古大臣當人心之虛疑則定之以鎮靜值國步之
艱難則處之以勤勞非不知退休之為安安當以
去就而為重是一身之關係甚大而衆人之倚望
非輕故也卿之所陳予已悉矣予之所望卿亦勉
焉毋苟牢辭往踐乃職用伸斯命仍斷來章

賜賚成事潘上海教書

蓋聞遇急遽倉卒之難然後知出衆之真才立光明
雋偉之功然後受稀世之至寵此掘古以來聖帝明

王賢臣碩輔所以富貴不離其身而聲名流於萬世者也咨爾上海乃祖阜奉使節而通日本提文衡而取英材代有聞人立於朝著詩書之澤禮義之風浸漬發揚久而大振其在上海乎上海氣總剛柔材無文武而其立志堅如金石移孝為忠主耳忘身宜其赴寡人之急難也丙寅西狩封豕奔來我前左右色變不知所為我之安危在於呼吸之頃上海躍馬而來一箭洞其腹應絢而斃是上海連續我命于天也此雖宗社山川之靈默誘上海之衷然非上海所蘊之忠所稟之勇予未小子何由奉宗社山川於今

日乎若稽典故錫汝王姓為義子陞汝贊成事所以異其恩數也所以勸其忠勇也拜父侍中所以勸其忠義也漢誓功臣之辭曰泰山如礪黃河如帶國以永存爰及苗裔肆今寡人述而誓之曰鯤岑砥平鯨海塵生汝孫吾姓為國干城咨爾上海往服訓命懋敬無替

罪三九帥教書

宣旨國家不幸遭罹寇難播遷南土惟予小子否德所召亦惟將帥用軍無律不克禦侮故也方懷嘗膽之憂始寢敗軍之罰乃命門下平章事商議會議都

監事鷹揚軍上將軍鄭世雲為摠兵官賜之節越代
予行事繼降勅書宣示所以委任之意大將小將並
聽約束俾無敢違果賴

祖宗之靈啓迪於上忠志之士奔走於下四面合攻
盡殲其衆方埃凱旋疇賞報功不期祐等恃功驕恣
構釁世雲不畏大法以快一朝之憤摠兵官代予行
事而居下者敢擅殺之是不有我也凌上千把罪孰
大焉顧惟祐等為國介牙血戰數年頗著勞效而一
念之謬前功盡棄予實悼焉雖然破敵之功一時之
所或有無君之罪萬世之所不容輕重灼然有不相

掩者釋此不誅何以示後故命有司將都元帥都僉
議贊成事安祐元帥都僉議贊成事得培都僉議贊
成事考實同知密直閣摠密直副使金琳等明正典
刑尚念舊勞罪不及孥所管大小官吏具令有司量
功叙用其倘惡背公事害世雲即將鄭贊在逃不宥
外其餘知情不首者 皆原免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惟爾士衆務盡乃心無越爾職以保終始故茲教示
想宜知悉

受命之頌并序

洪武十八年秋七月乙亥

天子臨軒發冊立我權

署國事臣王諱為王謚先王曰恭愍九月乙亥國子
學錄張溥行人段祐奉封王 詔來丙子國子典簿
周倬行人雒英以謚冊 誥命至皆 上所自製也
王服先王所受法服率臣僚備儀仗郊迎開 詔接
誥三叩頭呼萬歲己卯焚黃告廟悉如朝廷所降儀
注庚辰詣 玄陵行祭門下侍中臣堅味臣成林三
司左使臣興邦等告于王曰臣等不肖蒙先王過舉
待罪兩府遭罹天禍先王奄棄群臣群臣奉殿下守
位十又二年跼天踏地瞻望恩命之賜曷嘗斯須忘
哉幸今殿下正位先王易名宗社以安室家相慶實

三韓之再初也不勒石頌功德昭示萬萬歲無以侈
上之賜臣等惟慢是惧之勅臣穡為文臣某書冊為
宜臣等謹冒昧以請教曰可明年正旦兩府宰相告
歲事于王輪寺之影堂禮也侍中林公李公又謀曰
樹受 命頌莫如于茲便得旨遂以命臣穡臣穡竊
惟我 太祖神聖大王二十二年受命其後嗣王無
不受命中國字小之恩事大之禮非他藩邦所敢跂
及也及原之季先王深察機運航海入貢天所命之
今我殿下緬志述事愈久愈謹精誠之極昭格上下
天子明命自天而降俾我小邦儀從本俗法守舊章

眷顧深矣訓戒深矣殿下所以奉承周旋豈止天
威不違顏咫尺手相蒸嘗享祖考祭神明勤政事安
人民惟在於對越 天子寶訓而已臣穡敢不拜手
稽首獻頌頌曰

惟我小東世慕華風五季迄原 帝眷益隆先王承
之艱哉履時時惟此徙我迺南馳於赫 大明察我
之誠久乃交孚襲爵易名許嚴義深流出 帝心卓
冠前後不寧耀今 帝訓炳然瞻之在前無敢逸豫
不畏于天畏天之威述職無違勤政安民惟時惟幾
帝則歎嘉乃不遐遺上下無間永又我家或悖于茲

天難諶斯凡百在位顧諟頌辭

乞退書

穡以文墨微勞蒙 先王不次擢用待罪兩府拙於
養生病成方悟及 聖上將就學 先王親選講官
曰穡之病必無患乃落點後果進與經筵之末轉對
數次而止未幾撰 玄陵碑復故堂扈從南京判三
司此實 聖上先君之思也臣之知感有如天地病
發乞辭職期而復判三司又病又辭然而福過灾生
滿極溢至雖得蒙恩閑居病發無時上煩天聽馳醫
賜藥者數矣十餘年間保全殘喘皆 聖上之賜

也又况先王禮陟之後國步危疑之際臣雖一介書生去就輕如鴻毛然亦何心乞退上以負落點之息下以速苟全之謗哉今則先王封贈矣上位定矣字小事大無小齟齬乾坤交而成泰矣顧臣之愚性愛閑適况今多病理宜恬退賞江山以養氣吟風月而清心或可延生樂聖歌詠幽雅以終餘齒臣之至幸也伏乞聖慈賜歸田舍仍勅所在州縣官優加存恤以全終始之惠至幸至幸洪武十八年十月日

批答

省上書乞退田舍事具悉惟大臣之出處繫治道之重輕况國步適值於多艱而卿年未至於致仕求將去矣抑何謂哉蓋文章所以經邦道德所以厚俗有力量者可以托重任有見識者可以決大疑而卿學問淵源得中原師友之正仁義忠信存古先聖賢之心其剛特立而不回其明無幽而靡燭所謂經邦厚俗托重任決大疑者唯卿一人而已是以惟我先考謂卿曰賢俾作相臣以備咨訪選為師傅以輔幼冲事大之文出於卿之討論律人之行法於卿之儀刑朝廷尊嚴賴老舊之

望廟堂論議資果斷之精豈是一日而無卿抑豈
卿辭退之時故嗚呼宰相不可無儒盧公以之而
復用孺子同未在位召公以之而久留毋執乃心
敬予時命所請宜不允遺書指不多及

牧隱文集卷之十一

牧隱文集卷之十二

金司空真讚

羨質足以追祖風雅量足以鎮浮俗高懷謝傳之東
山遠映陳侯之冠玉或一飲千鍾而不為困或危坐
竟日而靡有爭蓋醴泉朱草慶雲景星固世之罕有
亦可以為人瑞而表大平者耶

觀物齋讚

觀物有術有物有則以言乎跡則其殘也或同於繪
事之丹青以言乎理則其高也或入於異端之昏默
惟其二之喪我天德範圍乎庖羲之俯仰祖述乎大

舜之明察然後可以會歸于吾心之太極也子安李氏學有餘力庭草盆魚樂其自得扁之齊居必以是克有問施功云何從鼻端白

義谷清卿四字讚并序

西原李氏大族也世有令名慶流秀毓至于義谷遇知

玄陵進秩二品其名曰邦直字清卿也

玄陵聽政之暇親紆扎翰若曰臣邦直予甚嘉之世臣大家旌別褒異予敢後焉於是大書義谷清卿四字以予之公之子三司左尹承度以公之言求讚臣

稽伏觀

玄陵筆法之妙高出近世凡今之人所共瞻仰至於禮兒世臣上法

祖宗李氏之先有曰公升者大為

毅廟所重今其孫又被寵渥如此信乎其不可及已使百世之下奉奎畫親耿光宛如一日則承度諸子之子孫如對乃祖於卷中其事君事親忠孝之心當日奮而不以衰矣

玄陵獎誘人材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垂裕無疆其道豈不愈益光大也哉臣稽謹拜手稽首為之讚曰

直哉惟清惟義之明如臨于谷君子之貞允矣君子
世臣之倚克繩乃祖疇匹其義
玄陵之心如璧如金形于翰墨晃耀來今匪私李氏
實激于世矧其子孫宜體上意

判三司事崔公畫像讚

洪武十二年夏三月乙丑中官傳旨君曰判三司事
崔瑩事我

先考竭力奮義扞我外侮 克至于今日休予甚嘉
之今其麾下圖鴻山破陣之狀將垂亦無窮汝穡其
讚之臣穡竊惟國家之用文武臣也腹心以養元氣

爪牙以禦外侮而天下之人隨時安危而注意焉至
於出將入相朝廷倚之為重邊鄙賴之以寧狎猾畏
威而摧伏寇盜聞風而退縮求之今日判三司尤其
傑然者也判三司事即尚書令自庚寅年以來禦寇
海隅敵愾河南定難興王驅僧北鄙大小戰八十七
次批亢擣虜遇險出奇而年過六十氣益不衰非天
錫勇智何以至此三司之先世以文章佐我王國位
宰相司貢舉歷歷可數而三司公獨用兵略當艱難
多故之日立雄偉不常之功往往橫槊賦詩氣蓋一
世又以先考視黃金如土塊之訓銘之于心故其清

白之操老而益堅三司公文武忠孝可謂無之矣洪
惟

聖上殿下適追先志崇德報功激礪精明副教之
氣以濟否運以迓大平宜三司公之首膺光寵如此
其至也猗歎休哉臣稽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路之長
言之其詞曰

有烈威聲惟劉惟明海盜震怖國之干城土豪屏縮
民之司平受封開府惟仕之撫惟公之心心于乃父
惟水之清惟藥之苦我我鴻山鼓勇陣間英姿颯爽
氣振區寰圖形惟肖以儆瞻觀惟古有語德輔鮮舉

舉之惟公非公誰欵庶幾康強在我

王珣

息牧叟讚

息牧不知所出中庵云牛人畜也牧之則遂其天不
牧則斃焉耳故曰今有人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
者則必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
乎抑亦立而視其死歟吾師牟尼出現於世視衆生
猶牛馬衆生為無明所主奔馳六道猶風馬牛也吾
師多方便馴之於正識使其飽而肥臍終其身而無
患以是而觀則吾師牧者也衆生牛也衆生之情識

有高下地位有淺深於是取牛之色以區別焉惡一也善一也故牛也有純黑焉有純白焉或偏於善或偏於惡故牛也有半白半黑焉象生之品有四而吾師以十力牧之牛雖無知不得不從於牧者衆生雖無知不得不從於吾師此圖之所以明諭夫五濁而吾之取以自歸也子幸為我作讚焉吾當朝夕觀之以自儆予曰予未之前聞也然其理明其譬甚近中國聖人繼天立極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教人以中和之德救其氣質之偏者粲然如日星而猶世變風移淑華邪麗驕淫矜誇是何也聖人不繼作故也至尼

之出亦罕矣牛之不測于牧也何足責焉中庵日本人也號息牧則絕學無為閑道人矣予甚慕焉予甚敬焉迺作讚曰

彼何人斯箕笠于牧麾之以肱牛耳澌澌既馴以外豐草平麓大平風月童子短笛

賜龜谷書畫讚

達磨折蘆渡江圖童子普賢六牙白象圖覺雲龜谷大字共四軸高廣如一皆上親筆今大曹溪宗師禪教都摠攝崇信真乘勤修至道都大禪師雲公携以過韓山李穡曰後上之賜莫如文蓋亦當今傳

來世非此無繇故將求之縉紳間子盍先之且曰長
蘆白象所以警夫不肖者惠固罔極也至若覺雲吾
名也龜谷吾號也今夫出家學道者有萬其象能以
名號上徹幾何人哉又况銘諸心法之手爰輝奎壁
絢耀一世其為幸之幸何如也此吾所以必托之子
也臣稽謹俯伏展閱既退而言曰淳層氏重於世久
矣徒以因果罪福為者末也高虛玄默獨立乎萬物
之表則雖吾儒高尚者亦莫能少之恭惟
聖上殿下深絜妙香所以取之者得其道是以一斥
近世之陋將以復 大祖之舊而龜谷獨蒙知遇既

賜也又二字褒崇之號又於清燕之餘念茲在茲親
紆扎翰寵賚如此則其人可知已蓋龜谷衣冠之胄
也氣稟已非庸衆比養之以道者又熟故達磨心而
普賢行願其名也以無心為群有之宗願其號也以
藏六為群動之本其跡脩然其中湛然固已不物於
物矣其受今日之賜非幸也宜矣大字深穩如萬鈞
鼎變化如九轉丹象步徐徐江風滿衣人情物態各
臻其極聖人之心寓於筆猶化工之妙著於物也臣
稽敢拜手稽首為之讚叙其首云

龜谷

和氣在天虛靈在物惟嚴神用弗或天閔疇均此施
六合為一

達磨

是身虛空天水一色渺然而逝風清月白芥子其間
唯一不識

普賢

六牙大象布武大野富貴風流見此繁者哀哉免逕
方騁吾駕

法名

無心為心出入大虛友風子雨亦曰勤渠奴悟所以

非師誰欵

贈侍中鄭公畫像讚并序

守門下侍中廣平府院君李公在壬寅歲嘗
與諸將克復京城其揔兵官則贊成事商議
鷹揚軍上護軍鄭世雲也三元帥忌揔兵功
在已上嗾麾下士突出害之三九帥雖伏辜
然世之悲鄭公至于今不置廣平公以為鄭
公之名可傳而不朽矣然其容儀也後世無
得而知之豈不悲哉又曰圖形凌烟雖古制
也今又不行莫如寫其真時節致祭之為便

也既成請韓山李穡為之讚穡與廣平公俱以承宣事 玄陵故知鄭公非常人也事上忠未嘗小有所承迎持志確未嘗小有所變易辛丑之南徙于福也君臣北顧之恩復何言哉鄭公慨然請行旬月間 宗社復安豈偶然哉在昔顯廟時姜侍中邯蕢庚戌請南幸戊午禦敵北鄙其功烈卓然矣近世金山金氏之侵疆也趙冲金就礪之功大矣已亥毛賊之犯西京也摠兵李承慶之功大矣然皆封疆之事而已非姜侍中二策出于一

身之比矣顯廟至錦城 玄陵至福州嗚呼可忍言哉鄭公與於決策南幸又能摠諸軍掃群醜獨立大功足以儼義於姜公矣然姜公凱旋顯廟親迓于郊賜詩以褒之則鄭公之不幸也 玄陵之痛傷也天曷故焉嗚呼悲夫嗚呼悲夫後之禮鄭公之真者知真之作於廣平也必起敬於千載之下曰鄭公信有功矣然非李廣平何由而覩鄭公之容儀乎則廣平好善之實益著矣可不長言之乎鄭氏出光州長澤縣 玄陵十一年功臣也弟

曰世文無子贊曰

於維鄭公樸外確中 玄陵功臣表于丙申賊徧中
國侵我邦域我避其鋒公乃出敵亦既殲之而下害
而害而吳亡嗚呼不思姜公遠矣公則儷義匪我廣
平孰圖孰志松山蒼蒼壯我明堂鄭公之風播于無
窮

金晝蘭讚并序

金榮祿光秀近侍至正帝帝賜金晝蘭孟堅
所作也榮祿告老携以東歸歸之公山壽翁
侍中公公俾穡題其上

蘭之馨芳播于天庭寵錫近臣光耀東溟惟侍中公
稷衛帝宮感恩懷舊其心則同物得所歸妙矣天機
臣題贊辭淚落沾衣

上扎讚并序

成均司藝臣濤語穡曰濤之不肖于所知也
才不足以任役使學不足以備 顧問乃荷
上眷超擢率近誠懼萬死無以為報今又書
遂翰墨之餘大書姓名字號凡八字以 賜
拜受以還日夜悚惕夫何異渥至於此極也
謹以裝績將求士大夫歌頌 盛德使不肖

之名因而傳諸永久子盍先之且濤吾子長
源吾亦子羅當山人吾又子之意也願子之
終惠焉臣稽伏觀 上札時賜群臣或名或
字或號未有書名若字若號如此其全備者
也金君之驚喜過望不亦宜哉敢述前日命
名之義乃所以見遇之故以為歌頌 盛德
之本云君初舉進士求予是正所為文讀之
琅然有作者氣不旬月其文益進予喜甚因
其請名則名之曰濤所以羨其文也請字則
字之曰長源所以戒其知本也其後果捷高

科為御史為正言才華日進迨今改玉 詔
大比天下士于金陵高麗士子憚於涉海縮
縮退避君獨斷然笑曰吾試吾文耳中不中
死生皆命也何患赴秋闈果中會試又中對
策 天子之庭則入高等為二十五名是科
中者凡百有二十人居其上者若此其少則
君之才力可知也授丘縣丞辭曰臣語言不
通且父母皆老乞歸養遂得放歸 上曰能
哉是以待之特厚今之 上札如此其全備
者所以賞金君之才之學之出乎等夷焉耳

若其躡以蘿菴山人則有三說金氏本藍州人同福外家也別號蘿菴君之父母居之則君之所從出也且其為物不為新奇不可厭惡有益於人無損於人而似之亦足以免於世矣君之眉目類僕天民有達官途遇金君問僕天民動靜君佯應而退聞者齒冷僕氏曰鶴人也故朋友皆目君曰回鶴回鶴性脩潔雖務服飾能忍嗜欲薄滋味所食蘿菴不棄其餘回鶴蘿菴之說蓋如此 上嘗曰金濤似僕帖該帖該者天民之叔父也然則躡

之以蘿菴山人者豈獨臣之意哉此金濤長源蘿菴山人八字之賦形於上札而為稀世之寵光也凡以臣隣孰不勸勉以副 上上厲賢之盛心哉究筆法宣 上德謹拜手稽首而述贊其辭曰

時維清燕 王心載寧思勸臣能錫之寵靈輕霜鋪白華露滋清筆鋒旋轉玉振金鳴昭回奎壁鬼泣幽真妙臻其極語莫能形維 上之德如風之行凡厥所觸罔不有聲厥或昧息禽獸之惴惟余在位我言是聽

無能居士讚并序

密陽君朴公語予曰 先王之師大古國師
彌成亮曰無能先朝秉筆者獨公在幸賜一
言行其義予惟公之事 聰陵也甚見愛重
及遜位江都跬步不離側人服其義過知
玄陵為喉舌臣以謹慎聞 今上進之中樞
公不樂榮名惟以陵室佛事為已任餘十年
如一日心猶未已其忠也至矣凡人之所以
為人忠與義耳雖其所為驚世駭俗非此不
足貴也視公平生事君盡其心事佛盡其道

雖曰無能吾不信也然佛法空寂空寂之中
無凡無聖無相無名豈有能所哉有能有所
非至道也大古之望於公者深矣予也非知
此事者也姑以謏聞略述其讚曰

乘仁本師承惠初祖於空寂中疣懸贅附公獨無之
風生步步疇克知公一介大古

誠齋銘為柳侍中作 曜

居而靜專巍乎泰山之安也動而不括沛乎春風之
發也屋漏廣庭王道天德髮可容乎不誠無物

揚若齋銘為金敬之作

上帝之臨嚴師之切所在惟明廟尾之蹈春水之涉
所察惟精匪明斯昏匪精斯雜驕吝之崩後然自放
始哉岌岌乃罔之生惟敬之甫念茲以揚為居室名
周爰孔豕動持息夾盤水之盈况學之患中而或踰
當致厥成友以輔仁忠告是急敢鞠斯銘

致堂銘為金敬先作

喪親致哀事君致身二義迭舉忠孝俱陳斯為大節
足蓋彝倫雖非學問質可以臻或虧于此不名為人
所貴希聖以復其真其功云何其道無他初由致曲
終致中和惟景先民積善名家有頌其實有贊其榮

以致名堂倪馬無邪朋友之道在於切磨以美以勉
是用作歌

三與銘并序

曹溪登塔安上人彌三與請予銘之曰

折蘆梁江面壁魏雪彼何人斯庭立腰折問答之間
至道乃決曰與者三雷電烈之竟使兒孫呵風罵月
我匪其徒敢為君訣

自儆箴

五十歲秋九月初吉作自儆箴朝夕觀之庶以自勉
若近焉而遠之若得焉而失之遠矣而時近也失矣

而時得也茫乎無所措也赫乎如有覲也赫乎或昧
焉茫乎或灼焉將晝也不忍焉將疆也不足焉宜其
自責而自忍焉五十而知非九十而作抑斯古之自
力也尚不憚于一息勉之哉勉之哉自暴自棄是何
物邪

辭辨

賦近出也源於三緯變而騷之後賦作矣辭出於
孔氏所以翼易也今讀其文韻語甚多其亦本於騷
載者歟楚屈原作騷變雅之流也宋玉景差賈誼繼
起而賦之源流於是備矣漢興武帝作秋風辭蓋本

於騷而詞益簡古晉虞士陶淵明賦歸去來辭又稍
馳騁而視賦則尚簡班馬出而包絡無餘至有十年
且就之說吁盛矣其亦可減也已非獨文也凡歸於
外者日增而積於中者日削枝葉茂而本根弱甚可
怪也使本根苟壯而扶疎其枝葉也亦何傷哉亦何
傷哉

答問

問為文先生曰必言必言必用必用必用止矣問其改言
遠矣或補於近用迺矣或類於正又問其次言不必
言用不必用不亦僨乎又問宜何師曰師不在人也

不在書也自得而已矣自得也者堯舜以來未之或
改也既十餘年矣問者謝曰先生前言是矣請終身
行之童子在傍問其由錄之曰答問

牧隱文彙卷之十二

牧隱文彙卷之十三

書上孔補正雪庵大字卷後

元興百餘年文理大洽四方學士咸精其能蔚乎一
代之盛矣是以論者謂其文似漢其詩似唐其字似
晉至於大字獨推雪庵為稱首雪庵不知何所師然
自唐顏氏以來罕有及者名豈虛得也哉恭惟
主上殿下以天挺之資不因師授深得大字之法如
太華捧天巨靈劈開鼎淪泗水萬夫莫取其沉重峭
勁有如此者使雪庵有作尚能獨步乎哉然且謙光
若虛不有其美猶欣休哉知申事臣與邦得雪庵所

書韋應物詩二首缺首三字又點畫之缺者若干字

一日

上在書遂進之

上曰吾閱畫卷字多矣此最得意者汝知之乎其用墨有法既而指書所缺畫戟森三字并補其點畫出以賜興邦且諭曰畫卷大字世所取法吾敢作楷以示讓也汝其嚴諸家興邦退而語穡曰吾以文墨微能荷

上知待令又親紆札翰光被若茲何可不記子太史也敢告臣穡曰世之所謂能書者臣知之矣烏衫袖

磨歲月能至畫卷者亦鮮矣至如帝王萬幾勞乎外百體安于內其能及此乎伏觀此卷六美具焉

上德謙謙則道光一也

上心虛則善集二也亦讓則民不爭三也右文則民知化四也知申事出納三命所謂喉舌也待之厚其不允乎五也字畫必正必直大小如一又以示夫專一也專一者誠誠而後有物大哉誠乎天人其外此諸六也有此六美敢不具錄乎臣穡拜手稽首謹書

書李壽父詩卷後

李君壽父亦余杏村所書壽父二大字益老詩僕公

銘其訓仁壽盡矣重違其意乃告之曰人與草木禽
獸皆物也而人則與天地參焉然求之古今不與草
木禽獸同腐焉者幾希不有伊傳周召之富貴庚齊
孔顏之貧賤者乎惟其能參天地而不愧是以顯當
時名後世者如彼其可久也壽父能以富貴貧賤
累其心而務求其伊傳周召夷齊孔顏之所以不與
草木禽獸同腐焉者斯可以踐名與字矣

書陶隱詩藁後

丁巳仲冬晦前三日晨興盥櫛焚香危坐讀陶隱詩
數篇如珠走盤如冰出壑而置之玉壺也黃綸幼婦

之辭吉日癸巳之刻當並傳而不專疑矣予少也讀
詩而不知其味獨於夫子所取思無邪之一語想像
髣髴老之至矣而不能忘也陶隱詩語既洒落無一
點塵而其趣惟在於此足以感人情性之正而歸於
無邪矣予是以喜之甚題其卷後而歸之

書錦南迂叟傳後

迂叟自少攻詩賦出游場屋間同進者皆推以能而
輒不中及以策問為決場其能如前而加工焉主司
者又輒棄之不取其得者豈皆能於迂叟哉信乎其
命也夫既屈則退而講學名其所居堂曰中順學者

日進其承指授為文者往往高中取美仕於是迂叟亦自知其命也乃以迂自名而人亦以迂目之也夫孰知三數年之迂乃為一旦榮遇之地哉今觀迂叟傳清問所及始於舉子飲墨曳素之事迂叟因而進其說見上額可則又旁引他說罄其所蘊及令賦詩授筆立成若有神助即賜三品服顧視前日同游場屋高科膺仕者皆在下風使其與迂叟同入對賦詩未必皆如迂叟之能矣又其正言如魏文貞滑稽如東方朔博洽如張敖先其能不止詞翰之末孰謂迂叟迂哉叟信不迂矣事始末淡菴白先生傳之詳矣

予獨取迂叟以迂見遇而卒不迂識諸傳後而歸之

題浩然字說後

虛無汗曼唯道之誕褊心鑿智惟道之否一心之微聖賢是希曰求其正惟去其非廓然四達用之不竭塞乎天地入乎毫髮而况彞倫孰梗于馴處之泰然克全其天惟廣李氏慷慨君子字曰浩然敢述厥旨

題楊若齋學吟後

及菴閔先生詩造語平淡而用意精深其時益齋先生愚谷先生與軒軒欽丞居同里彌鐵洞三菴及菴竹軒壻也竹軒仙去而及菴又來居其第三菴之稱

未絕一世宗之予晚生幸及平時皆得接其道德之
輝以為終身山斗之仰蓋幸之幸也益齋先生每嘆
曰及菴詩法自得天趣又言拙翁彥明父性放達少
許可獨愛及菴甚游聯騎宿對床不問家人有無生
產又同嗜酒又同樂也予之往來及菴之門也及菴
年已衰矣而温温閑雅俯引後進惟恐後一日枉高
軒陋巷坐樹陰移日而去予至今未敢忘外孫金敬
之氏生長于及菴先生之家及志學又學于及菴得
以親炙益齋愚谷故其逢生府中不扶而直勢所必
至又况生質粹美儕輩莫敢齒乎今觀學吟益齋詩

法絕類及菴入樂有賢父兄詎不信然嗚呼詩豈易
言哉文章云乎哉學問云乎哉嗚呼詩豈易言哉

書證道歌後

右證道歌一篇吳興趙承旨子昂書臨川危叅政大
朴跋承旨子仲穆待制又觀于松月軒而題其後自
延祐丙辰至至正乙未蓋四十年而趙氏父子自為
知己觀者益信托名求售之徒無所施其述矣前林
觀寺住持玉田達蘊携之東歸今二十年矣前賢成
事禹公碑謀廣其傳將刻之梓玉田請予志之予聞
吳興趙公子風流精彩如其字閑雅高妙如其詩觀

此墨跡聚可想見其為人矣禹公能廣其傳非獨玉
田之幸使趙氏父子有知也其必曰法東流吾道亦
東矣其為自幸何如也予是以樂書其尾

跋羅興儒賀詩卷

迂叟老而見遇常有比太公望其所負不淺矣及謙
賀客則以王毛仲自居又何其早也是知迂叟曾次
磊落軒輊出語驚人其得奇遇非幸也亦宜也

跋黃巖語錄

黃巖傳心要訣宛陵錄共三十又八紙唐裴休撰曰
本釋允中菴思欲廣布手刻之既徵予言為跋予於

是學蓋不暇下取措辭獨書知允者云允年二十五
以歲已亥携是錄航海西學中原為風所搖遂來王
京道梗志不果中遭兵厄失其所携本今所刻者報
法齊禪師之舊箴也禪語如麻介屎塢電掣霆擊令
人愕眙惟是錄明白易曉觀允所好如是其心可知
也其師見龍山與道長老同師中峯有得往持江南
兜率寺既而歸國道留燕京諸山尊敬之皆自以為
不及予在燕時熟聞之故知龍山亦非庸衆人允之
淵源又可見已觀遠臣以其所主允之館於入元故
堂庶密直也山則必於人跡所罕至其於墨戲也蕭

散有竒趣尤喜為白衣仙傳神最其為人無可議者
予故樂為之書

跋仲玉還學詩卷

仲玉默軒先生之孫二相公之仲子也年共餘八中
國補成均生講習未久見稱同列謁告省親而將還
也一時鉅儒皆贈以詩士林榮之辛丑焚蕩之餘糾
正鄭熙得之歸之閔氏存者才九人而又缺落漫漶
讀不成句質以所聞繕寫如右及菴詩唯得一句不
敢不錄庶其或有來告者耳士大夫贈處詩章固在
全集然傳者少本卷又散落入間子孫鮮有得者况

其漫齋詭之歸乎子復思親之心通于神明鄭氏之
得也夫豈徒哉病中寓目有感于懷予亦鼓篋者也
而未得先輩一言之贈觀是卷益有慕於仲玉焉仲
玉可謂有子矣使此卷遂至堙沒則先儒墨蹟何以
照耀來今也哉仲玉可謂有子矣

跋愚谷諸先生送洪進士詩卷

善之在溪有洪氏居焉奉其以孝聞其宦學松京
而還也愚谷鄭先生贈以詩述文憲父子兄弟主文
之盛蓋其母崔氏十世孫云一時儒宗益齋先生及
菴閣先生樵隱李先生涖原尹商議丹陽禹提學益

陽尹都事梅溪鄭旌善蔚琮沈中書陽川許彞齋皆
次其韻而檜山黃平章游於儒老間喜唱和亦嘉洪
而有贈焉今北又六年矣洪氏名敏求字好古益齋
先生所命也與今年知貢舉廩東亭同登癸巳進士
科故其會試也人皆曰好古得主司矣東亭亦欲老
者出其門又欲屈同年為門生無疑也好古之心又
不能不有望於主司之或憐而收之也亦無疑矣然
以人言公也以天言命也以北有六年之舊故而不
得與於一朝之取捨謂非天可乎謂非公可乎士生
于世少而讀書老而不輟果何事歟蓋欲知性命之

原達得喪之本無入而不自得焉耳以好古之辭色
觀之信乎油然而其中者也信乎知命者也余自倖倖
以來再知試席同年進士被屈而去者亦多矣當其
考卷端心注目一聽於天何暇一毫念及同年舊故
同年舊故不暇念何暇念寒門闕闕哉好古之油然而
自得也宜哉東亭之心即予之心也好古之油然而自
得也宜哉又况年小四十四他日所就其可量耶好
古之言曰世稱梁守壯元八十二歲始登科亦能知
貢舉吾何敢畫也其言壯予益嘉之東亭雖不請於
僕猶持張之規又走書為好古求予言哉予故書之

以為後日主司舉子之法

跋及菴詩集

曩予既為金氏兄弟序其外大父及菴先生之詩矣
及今與敬之同在成均每見敬之受徒餘暇輒屏靜
處日書一紙豐暑不輟予益重之益敬之生長外家
故知慕尤深性喜文墨故不怠如此繕寫甫訖先生
門人李端公順適按慶尚錢梓之功由茲克成豈天
相敬之篤孝之誠耶弟公八游中原上書河南王軍
門大蒙賞異拜中議大夫中書兵部郎中兼簽書河
南江北等處行樞密院事既歸不幸而殞敬之更名

九客全遷民部議郎講官如故云

題溪月軒印空吟

超無學普濟高第也溪月軒其所居也印空吟其所
著也普濟自号江月軒而江之會礪溪也月之照夫
豈有所離合也哉所謂印空吟亦豈形迹之可尋稽
也嘗有慕焉無學游燕京見普濟江濟極口讚歎以
為出言吐句如箭鋒相拄一口吞却賓主句將身透
過佛祖關遂以法語衣物表信普濟既寂無學方以
其道為師於雲水萬衲之間離名離相應物無跡則
溪也月也雖若有形迹存焉至於捉之不可得則印

空也明矣夫空非空也萬物之所從出也物之出也
空之用也非佩祖師之印者曷能印其印哉後之讀
是集者其無拘於聲律之工不工是道也非言可盡
非名可表其亦印空而已矣空可以形色辯耶

書懶翁三歌

珠隨方映色人之所迷也而其清淨則表佛性枯骸
氣散肉敗人之所遺也而其生存則行佛道百衲却
錦綺綴破爛掩肌膚禦寒暑耳然非此無以莊嚴威
儀安處徒衆入佛道見佛性矣三歌首尾相應脈絡
相通所以示後人也深且切矣懶翁文字信乎未嘗

立草吐出實理粲然寫出韵語琅然於世俗文字
不甚解亦可見焉至於三歌如出二人之手必其研
精覃思而作者也不然何以俛永嘉句法哉異日流
傳西域當有賞音者矣弟子某等請予書其尾予既
訓題目又考其體以塞其請若其精微之奧非魚焉
知魚乎

跋護法論

宋丞相張天覺護法論一篇殆萬餘言釋僧後以幻
普普濟六禪師之命重刊于忠之青龍寺既訖携墨
本求予跋其尾予觀其辭率不可解然喜闍鞞歐氏

韓歐氏吾所師也吾實駭焉雖然五濁惡世苟善未
必福為惡未必禍非佛何所歸哉嗚呼護法論宜其
盛行於世也

祭文

祭韓隱先生文

維大歲庚申秋九月廿又六日韓山李樞敬祭于韓
隱先生曰公昔對策天子之庭咨決奧義于我教亭
歸拜我母于門之屏予年十五識公儀刑公繼益齋
為國丹青我侍筆硯餘十周霜我始病矣公入泉扃
我今起矣睹公之刑千山之中滂沱其零先言往矣

我考竹伶斯文興喪歸之冥冥陳詞于前凜矣英靈
於戲尚享

為慶宰相兄弟祭父侍中貞烈公文

嗚呼天耶至於斯耶盡瘁事國濟屯于時愈奮愈礪
不見少衰作我股肱為國著龜將降耆德保奭是師
天也不與于鄉之歸于鄉之歸宜其期頤天也不與
嗚呼曷其惇之遺孤將疇之依顧我子孫庶其饗之
嗚呼尚饗

為崔侍中祭先考文

嗚呼瑩之身分於先考之身瑩之心出於先考之心

一聞遺訓如玉如金豈敢守於暫而廢於久行於初而變於今乎粵歲壬辰遇知

玄陵旬月之間歷位而

啓迪非瑩之能甲午南征奉

詔而行盡力戰敗仗

國威靈歸而累遷文武在廷入相出將至于今日定

辭右揆猶恐滿溢歷於

上命視事數月瑩告于

內疏恩兩親父判門下母國夫人以光闕闕以觀臣

隣先考雖歿今則如存積德之輝爛盈我門有闕佳

城邈爾音聲貫于幽明唯瑩之誠一觴之奠匪純匪

精庶敢以格惠我思成焉吁尚饗

牧隱文集卷之十三

牧隱文集卷之十四

廣通普濟禪寺碑銘并序

上之四年歲在丁巳冬十月朔門下判事漆原府院
 君臣尹桓侍中清原府院君臣慶復興守侍中廣平
 府院君臣李仁任判三司鐵原府院君臣崔榮贊成
 事判版圖司事臣睦仁言三司左使臣李希泌贊成
 事判禮儀司事臣楊伯淵商議臣梁伯益贊成事判
 典工司事臣李成桂商議臣洪仲宣評理臣邊安烈
 臣林堅味商議臣王福命臣李予松評理臣曹敏脩
 知府事臣王安德政堂文學臣權仲和三司右使臣

崔公括知府事商議臣朴普老政堂文學商議臣李
寶林密直司判事臣韓邦彥使臣趙仁璧商議臣禹
仁烈知司臣趙思敏臣李琳商議臣洪仁桂同知臣
沈德符簽書臣姜君寶同知商議臣康永同知臣都
吉敷商議臣金用輝臣金光富同知臣安宗源簽書
商議臣郭樞同知鷹揚軍上護軍臣朴林宗副使臣
李榮商議臣禹玄寶副使臣裴克廉商議臣池湧奇
臣薛師德副使臣柳實商議臣李仁立提學臣尹邦
暎副使臣柳曼殊商議臣王賓副使臣睦忠提學商
議臣尹玆副使商議臣朴脩敬副使臣宋光美等署

狀申言恭惟 主上殿下春秋鼎盛聖敬日躋奉
宗廟御邦家天地生育之私霜露怵惕之感夙夜于
懷嚴恭寅畏雖甚聖德茂以加矣臣等冒昧奉職惟
懼弗戢 先王付托之重以報於 殿下也至正辛
巳歲 先王年十二朝京師罷過無對歲己丑尚
宗親衛王之女親迎于北庭數千里之地歲辛卯受
命登東 制封承懿公主歲乙巳二月十六日 公
主薨群臣獻號曰 仁德恭明慈睿宣安王太后四
月壬辰葬于正陵訖告 制贈徽懿魯國大長公
主哀之也故加尊焉歲甲寅九月二十三日 先王

卷之十四
二
薨群臣獻號曰敬孝大王十月庚申葬于玄陵廣通
普濟禪寺蓋所以追 二陵冥福之所而載事之石
先王嘗求諸中原石至矣而工後方殷繇是未刻也
今董後官陟山君臣朴允鏡密陽君臣朴成亮等言
功訖矣乞文之石臣等竊謂臣穡為文臣脩書臣仲
和篆宜為謹昧死請 教曰汝穡嘗以文墨事我
先考發揚 盛德垂示罔極汝之職也其慎之哉臣
穡墮越自度不足以稱塞 明旨然敢不奉 教謹
按本寺舊隸始興宗屢改其額曰光巖曰雲巖載於
山川禪補之記峰曰舞仙水曰酒池皆有所指云

先王通釋典尚禪宗延曰法寺無二况寺院乎遂以
曹溪天和寺隸始興宗曰無敢復顧光巖也以光巖
寺隸曹溪宗曰無敢復望天和也爭端於是絕矣列
之十刹於次為第二既而名其洞曰光巖題其額曰
廣通普濟禪寺蓋欲利澤之及於物無所不通而無
所不濟也初公主薨相視山陵司天臺臣率其屬景
岡胥原靡所不到入光巖洞卜之吉將葬也 上面
諭司天臣于必興曰以東之母用其中他日葬我於
其西使無或少偏焉未幾 上益感老之弗克偕生
之必有終命攸司作陵室刻日興工群臣無敢出一

言矣歲春秋擇良日拜掃 顯陵 親廟陵室禮畢
則幸正陵徘徊顧瞻竟日而去朝臣除拜上官謹詣
閣門謝恩出使官朝辭朝參皆詣陵下行禮至節祠
百司盛饌助奠愈久愈謹嗚呼禮之變也情之著也
緣情起禮其至矣乎歲辛丑避兵 南幸癸卯還京
都以城南興王寺為行宮賊用夜半潛入內庭
上知之移御 文睿府密室 魯國坐當其戶賊露
刃于前爰之乎殆哉而不敢肆其毒將相得以入救
今所謂興王功臣是已則其保佑之功雖比之提甲
誠無忝焉 魯國稟幽閑貞靜之德足以當文王之

求十五年間未嘗有纖毫私謁又其功焯々如此宜
享其榮以食其報而彌月之誕竟殞厥身一國臣民
痛入骨髓雖歷百千歲不可得而忘焉此寺之所由
作欤矧今 先王在天之靈群臣莫獲聞乎其聲而
親炙其耿光也則於軀魄之所藏肅可不思所以盡
力也哉此又兩府大臣必欲刻光巖之石也若其本
寺新舊田民寶原庫廨典庫供應供辦都監田民錢
物鐵券金印 君臣同盟紀于史冊藏之名山其盟
之語曰 宗社諸神天龍八部監之在上有渝此盟
必殛無赦則不待書之于石然後保其無他矣嗚呼

其慮之也遠矣考其工程經始於壬子之春訖功於
丁巳之冬彌勒殿觀音殿海藏之堂天星之位內外
禪思之室執事有次居僧有寮膳堂賓位庫廩庖福
之所鐘鼓之樓凡為屋一百有奇鈎心闔角鳥畫翬
飛浮碧鱗比流丹霞絢梵唄之具華燈之供凡百所
須無一不完秩然而序爛然而輝大設三會以落其
成山門之事畢矣一國臣民之心庶可以自慰也已
亦可以無憾也已臣稽恭惟 敬孝大王聰明神聖
躋信達順敬天地誠格郊社敬 祖宗躬裸蒸嘗耕
籍田以先農修 諸陵以追遠 聖容真殿悉新悉

完尊中國謹候度天下之違禮也事 聖善盡子職
天下之至孝也立 允良端國本天下之大計也折
衝禦侮天下推其智議獄緩刑天下重其恕振窮恤
患天下感其惠放生禁殺天下歸其仁至於正雅樂
辨服章講朝儀興禮俗蔚然一代之盛度越古昔萬
萬矣惟其遭時多艱降年不永使吾民不及蒙其休
養之澤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允居是寺以其道自任
者必曰吾能福國家也吾能利幽明也庶有以踐其
言也斯為幸矣臣稽謹拜手稽首而獻銘銘曰
明之赫々 敬孝之德肅之雍々 魯國之容友之

琴瑟箴同其穴黃紙靈昌訶禁不祥禁林既作焜耀
金碧龍象蹴踏鐘鼓朝夕有祀其豐有冷其風陟降
庭只焜蒿感通錫祚王國子孫千億臣民奠居而康
而色而至於斯絲佛之威茫々三界匪佛曷歸江流
可斷山石可爛惟此覺場與國無疆告爾來者規此
刻章

西天提納薄陀尊者浮屠銘并序

迦葉百八傳提納薄陀尊者禪賢號指空泰定間見
天子于難水之上詣佛法稱 旨命有司歲給衣糧
師曰吾不為是也去而東遊高勾麗禮金剛山法起

道場有旨趣還燕天曆初 詔與所幸諸僧講法內
庭 天子親臨聽焉諸僧恃恩頡頏作氣勢惡其軌
已沮不得行未幾諸僧或誅或斥而師之名震暴中
外至正 皇后皇太子迎入延華閣問法師曰佛法
自有學者專心御天下幸甚又曰萬福萬福萬中缺
一不可為天下主所獻珠玉辭之不受天曆以後不
食不言者十餘年既言時之自稱我是天下主又斥
后妃曰皆吾侍也聞者恠之不敢問所以久而聞于
上上曰渠是法中王且其自負如此何與我家事耶
中原兵將興師於廣坐語衆曰汝識吾兵馬之多乎

某地屯幾萬某地屯幾萬師所居寺皆高麗僧一日
忽語之曰汝何故叛耶欲鳴鼓攻之而止數日遼陽
省馳奏高麗兵犯界京師者衆之聚也每語其入曰
速去之既而天子北狩中原兵入城立府曰北平
師豈偶然者哉師自言吾曾祖諱師子脇吾祖諱斛
飯皆王伽毗羅國吾父諱滿王摩竭提國吾母香志
國公主吾二兄悉利迦羅婆悉利摩尼吾父母禱于
東方大威德神而生吾之幼也性樂清淨不茹酒膾
五穀就師受國書及外邦之學粗通大義棄去父病
醫莫效筮者曰嫡子出家王病可痊父詢三子吾師

應父大喜呼吾小字曰婁恒羅哆婆及能如是耶母
以季故初甚難之割愛願舍父病立愈八歲備三衣
送那蘭陀寺講師律賢所剃滌五戒學大般若若有
得問諸佛衆生虛空三境界師云非有非無是真般若
若可往南印度楞伽國吉祥山普明所研窮奧旨時
年十九奮發獨行禮吾師于頂音菴師曰從中笠抵
此步可數否吾不能答退坐石洞六閱月吾乃悟欲
起兩脚相貼其王召醫主藥立愈告吾師曰兩脚是
一步吾師以衣鉢付之摩頂記曰下山一步便是師
子見我座下得法出身二百四十三人於衆生皆以

因緣汝其廣吾化其往懋我號之曰蘇那的沙野華
言指空吾以得謝師恩已語衆曰進則虛空廓落退
則萬法俱沉大喝一聲初吾之尋吾師也歷羅許
國有講法華者吾說得解其疑且哆國男女雜居禪
形吾示以大道齊至國王聞吾至喜曰吾甥也留
不肯華嚴師廣說二十種菩提心吾喻以一即多
即一迦陵伽國海岸龜峰山梵志居之其語曰萬丈
懸崖投身而死當得人天王身吾曰修行在心何與
於身今修六度十地等法結夏摩利支山乃至楞伽
國焉既辭吾師而下山也無縫塔主老僧半路相遇

知吾有得也請吾演法吾頌塔而去于地國主信外道
以吾有殺盜邪淫之戒召妓同浴吾帖然如止人王
嘆曰是必異人也其外道以木石作須彌山人於頭
胸腿安立一山以酒膳祠山男女合於前各陰陽供
養吾舉入天迷悟之理勸破邪宗佐理國主信佛吾
以偈白之王荅以偈吾復偈之王施以珍珠數珠會
中有尼越衆問曰彼師此弟中間是誰吾一唱尼大
悟有針眼中象王過之頌獅子國有如來鉢佛足跡
一鉢飯能飲萬僧跡時放光明吾皆瞻禮慶哩耶
囉國信梵志吾不入哆羅縛國正邪俱信吾據座下

語有尼默契迦羅那國亦信外道其王見吾喜甚吾
示以大莊嚴功德寶王經摩醯蘇羅王因地品王曰
法外更有正法外道欲害吾之即出城日已黑有虎
至侍者知鳥音升木以避曰汝既知禽語吾所說法
能知否侍者無語痛行三十棒乃悟神頭國流沙茫
茫不知所適有樹其實如桃飢甚摘食二枚未竟空
神勾到空居廣殿老人正座云賊何不作禮吾曰吾
佛徒也何得禮汝老罵既稱佛徒何偷果為吾曰饑
火所逼老去不與而取盜也今且放汝其善護戒使
閉目領更已至彼岸前湯財木之上乃大蟒也的哩

羅兕國女求合以飢欲求食若將應之而問其馬之
良者以實告吾即騎之而走果如飛便至他境忽一
人縛吾去使牧其羊會大雪入洞入定七日夜白光
出洞其人除雪而入見吾跌坐大喜施以衣寶不受
男女俱發心示吾正路行且久未見人忽遇諸途心
甚悅其人捉吾至王所面跪曰天旱必此妖也請殺
之王曰且縱之三日不雨殺何逢吾燒香一祝大雨
三日嗟楞陀國有顛僧見人乘以牛頭三列於地置
蒲團其上默而坐吾一見火之被叫曰山河大地成
一片矣阿耨池僧道慶屠其傍以草作小菴人來則

焚之叫曰救火救火吾至才叫救火踢倒淨瓶道聲
曰可惜來何遲未羅娑國事佛其謹而邪正雜糅吾
說破邪論外道歸正矣城東寶和尚壑其所居四面
為田置菜種一器人至則治田而已無一言吾以菜
種從而下之僧叫曰菜生矣菜生矣其城中有織紵
者人至不言織不 吾以刀斷之其人曰多年之織
畢矣阿耨達國僧省一居窟中見人來以煤塗面出
舞而復入吾以偈相唱卑娑國僧納達居道傍數年
見來者曰好來見去者曰好去吾便與三棒彼迴一
拳的哩侯的國婆羅門法盛行吾縮手而去挺法哩

國真邪同行遇盜裸剝補伽羅國王迎入內請說法
有寶峰者說經吾與之互相宣說東行數日有高山
口鐵山無土石魚木日照朝陽其勢如火又名火焰
行七八日可達山頂有國半九十七八所橫接天
北不知其幾千萬里其東河水出焉兩岸高聳 橋
以渡冰雪不消故号雪山孤身飢窮啖野果以達西
蕃之境焉吾之行化于中國也遇北印度摩訶班特
達於西蕃偕至燕京居未久西游安西王府與主傳
可提相見提請留學法吾志在周流語之曰我道以
慈悲為本子之學倍是行耶提言衆生無始以來惡

業無美我以真言一句度彼超生受天之樂吾去汝
言妄也殺人者人亦殺之生死相讎是苦之本提曰
外道也吾去慈悲有佛子反是真外道王有鬻卻之
西蕃摩提耶城其人可化呪師疾吾以毒置茗飲適
使臣至自都請吾同還欲師班特造互為揚化不契
又去伽單呪師欲殺吾之乃去蝦城主見吾大喜外
道妬之打拏吾一齒及將去欲要於路必殺之其主
護送至蜀禮普賢巨像坐禪三年大毒河遇盜又赤
立而走羅之斯地界有僧施一禪被有女施一小衣
乃應檀家供同齋僧得放生鵝欲烹而食之吾擊其

婦婦哭僧怒見逐吾聞土官塑吾像水旱疾疫禱必
應金沙河閔吏見吾婦人衣髮又長帷而問奚有吾
言語不通書西天字又非所知也於是留之晚隈石
隙而卧不覺少間至彼岸渡子異吾禮拜雲南城西
有寺上門樓入定居僧請入城至祖變寺坐桐樹下
是夜雨既明衣不濡赴其省祈晴立應坐夏龍泉寺
書梵字般若經衆聚之水吾命龍引泉濟衆大理國
吾却衆味但食胡桃九放度日金齒烏撒烏蒙一部
落也禮吾為師塑像廟之吾聞無賴子以吾像禪棒
擲之地而不能舉悔謝取安如故安寧州僧問昔三

藏入唐伏土知音時吾已會雲南語應曰古今不同
聖凡異路請說戒經燃頂焚臂官民皆然中慶路諸
山請演法凡五會太子禮吾為師羅之人素不知佛
僧吾至皆發心飛鳥亦念佛名貴州九帥府官皆受
戒猫蠻獠獠青紅花竹打牙鴉猪諸洞室俱以異菜
來請受戒鎮遠府有馬王神廟舟過者必肉祭不然
舟損吾一喝放舟行常德路禮金剛白鹿二祖師觀
音自塑之像洞庭湖靈異頗多能住風雨吾行適風
作浪湧為說三歸五戒唐梵三宣先時祭者夜獻絲
履明則履皆破後皆却其獻從素祭湖廣省參政欲

逐吾去吾曰貧道西天人也遠謁

皇帝助揚正法汝不欲我祝

皇帝壽耶過廬山

東林寺見前身塔巋然骨猶未朽淮西寬問般若意
吾曰三心不可得揚州太子以舟送吾至都大順丞
相之室韋氏高麗人也請於崇仁寺施戒既而至灤
京恭定之遇是已嗚呼師之游歷如是哉信乎其異
於人也師自天歷禿僧衣大府大監察罕帖木兒之
室金氏亦高麗人也從師出家買宅澄清里闢為佛
宮迎師居之師題其額曰法源蓋天下之水自西而
東故取以自比焉師辯髮白鬚神氣黑瑩服食極其

修平居儼然入望而畏之至正二十三年冬內侍至
師曰為我奏爾主我生日後去耶生日前去耶章佩
卿速哥帖木兒回 旨留師小住一冬師又曰天壽
寺吾影堂也是歲十一月二十日示寂于貴化方丈
師所構而師所名也有 旨省院臺石司具儀衛送
龕于天壽寺明年御史大夫圖堅帖木兒平章伯帖
木兒函香謁師用香 泥布梅桂水團塑肉身戊申
秋兵臨城茶毗四分達玄清慧法明內正張祿吉各
持而去其徒達玄航海司徒達觀從清慧得之俱東
歸 壬子九月十六日以王命樹浮屠於檜巖寺持

入塔灌骨得舍利若干粒師自西天携文殊師利無
生戒經二卷而來叅政危大朴序其端手書圓覺經
歐陽永旨跋其尾師之偈頌甚多別有錄皆行于世
雲南悟無見能言七歲後師出家時已云師年甲子
一周矣悟七十五而師乃寂吉文江釋仁杰云門人
前林觀寺住持達蘊謀載道行愈久而愈廉司徒達
觀間閱數千里奉師骨如事存以致送死無憾焉懶
翁弟子某曰吾師亦嘗師師師吾祖也與師之弟子
淨業院住持妙藏比丘尼買燕石將樹之捨巖之崖
揆諸天屬不曰孝子順孫歟事聞于

內有 旨臣稽銘臣脩書臣仲和篆額臣稽曰師之
身既大而回分之矣夫知其餘立塔於何地而求銘
以謀其傳者誰與秉其筆者誰歟又未知指空師在
此歟在彼歟無亦視為蟬蛻不復顧籍而為其徒者
思報其恩強而為之歟臣於是不能無感焉祗慄承
教系之以銘銘曰

維師之跡發軔西域滿王之子普明之嫡爨京遇知
允也其時延華之訪云何其逢回視我轍靡國不歷
屋建之鏡水授之石天曆幸僧拂我以增服今之服
道譽愈騰狂言戲謔匪人攸測談兵未釁如折白黑

先見之明乃道之精或疑或謗師心則平舍利既赫
罔不竦息孰謂人性不協于極晉斯擗巖樹石以剝
無敢或訛于永嚴監

普濟尊者謚禪覺塔銘并序

玄陵在位之二十年庚戌秋九月十日 石師入京
十六日就師所寓廣明寺大會兩宗五教諸山衲子
試其所自得号曰功夫選 上親幸觀焉師拈香畢
昇法座廼言曰破却古今之窠臼掃盡凡聖之蹤由
割斷衲子命根抖擻衆生疑網操縱在握變通在機
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其揆一也在會諸德請以實答

於是依次入對曲躬流汗皆曰未會或理通而礙於
事或在甚而失於言一句便退 上若不豫色然幻
菴脩禪師後至師歷問三句三闋會罷還捨巖辛亥
八月二十六日遣工部尚書張子溫齎書降印法照
鉢盂皆具封為 王師大曹溪宗師禪教都總攝勤
修本智重興祖風福國祐世普濟尊者謂松廣寺東
方第一道場迺命居之壬子秋偶念指空三山兩水
之記欲移錫捨巖會以 召赴是寺法會得請居焉
師曰先師指空蓋嘗指畫重營而燬于兵敢不緬其
志迺謀於衆增廣殿宇工既告畢丙辰四月大設落

成之會臺評以謂捨巖密通京邑士女徃還晝夜絡
繹或至廢業禁之便於是 旨移住瑩源寺逼迫
上道師適疾作輿出三門至池邊自導輿者從沮槃
門出大衆咸疑失聲號哭師頽曰努力努力無以余
故中輟也吾行當止於驪興耳至漢江謂護送官卓
詹曰吾疾劇乞舟行泝流七日方至驪興又謂卓曰
欲以留疾病間即行卓勉從之寓神勒寺五月十五
日卓又督行急師曰是不難吾當逝矣是日辰時寂
然而逝郡人望見五彩雲蓋山頂既火之洗骨無雲
而雨者方數百畝得舍利一百五十五粒禱之分為

五百五十八四眾得之灰也。以自秘者莫知其數。神光照耀三日乃已。釋達如夢見龍盤燒臺下其狀如馬。及以喪舟還檜巖。無雨水漲。皆驪龍之助云。八月十五日。白樹浮屠於寺之北崖頂。骨舍利厝于神勒寺。示其所終也。覆以石鐘。戒其無敢訛也。事聞于朝。謚曰禪覺命臣。穡為文臣。仲和書冊篆額。臣謹按師諱惠勤。號懶翁。初名元惠。享年五十七。法臘三十八。寧海府人也。俗姓牙氏。考諱瑞。具膳官。令母鄭氏。靈山郡人也。鄭夢見金色隼飛來。啄其頭。忽墜卵五彩爛然。入懷中。因而有娘。以延祐庚申正月十五日。生

年甫冠。隣友亡。問諸父老曰。死何之。皆曰。所不知也。中心痛悼。走入功德山。投了然師。祝髮。師曰。汝為何事出家。對以超三界。利群生。且請開示。曰。汝之來此。是何物耶。曰。此能言能聽者。能來余。但未知修進之術。曰。吾亦如汝。猶未之知。可往求之。有餘師。至正甲申。至檜巖。晝夜獨坐。忽得開悟。尋師中國之志決矣。戊子三月。至燕都。參指空。奮問契合。十年庚寅。正日。空集眾。下語。無能對者。師出眾。吐數語。三拜而出。空西天百八代祖也。是春南游江淞。秋八月。參平山。山問。曾見何人。曰。西天指空。日用千劍山云。且置指空。

千劍拏汝一劍來師以坐具提山山倒在簞
賊煞我師曰吾劍也能殺人能活人乃扶起山以雪
巖所傳及菴衣拂子表信辛卯春抵寶陀洛迦山拜
觀音壬辰至伏龍山參千巖適集江湖千餘人選入
室巖問所自師既答巖云父母未生前從甚處來師
曰今朝四月初二日巖許之是歲北還再參拍空空
授以法衣拂子梵書於是游涉燕代山川蕭然一閑
道人又名聞于 內乙未秋奉 聖旨住大都廣濟
寺丙申十月望設開堂法會 帝遣院使也先帖
木兒賜金欄袈裟幣帛 皇太子以金欄袈裟

牙拂子來錫師受袈裟問衆曰湛然空寂本無一物
繫乎爛兮從何而出衆無對徐曰 九重宮金口中
乃披拈香祝 聖陛座橫按拄杖下數語便下戊戌
春薛指空得授記東還且行且止隨機說法庚子入
臺山居焉辛丑冬 上遣內詹事方節迎入京請說
心要賜滿繡袈裟冰精拂子 公主獻瑪瑙拂子
太后親施布施請注神光寺因辭 上曰於法吾亦
退矣不得已即行十一月紅賊蹂躪京畿舉國南徙
僧徒震懼請避賊師曰唯命是保賊何能為數日請
益惡是夕夢一神人面有黑誌具衣冠作禮曰衆散

賊必滅寺願固師志明日至土地神座視其貌則夢
所見也賊果不至癸卯入九月山遣內侍金仲孫請
還乙巳三月詣闕乞退始得夙願游龍門元寂諸山
丙午入金剛山丁未秋住清平寺其冬視寶巖以指
空袈裟手書授師曰治命也已酉再入臺山庚戌春
司徒達叡奉指空靈骨來厝于檜巖師禮師骨因赴
召結夏廣明寺秋初還檜巖九月即功夫選也師所
居室曰江月軒平生未嘗習世俗文字有請題詠操
筆立書若不經意理趣深遠晚好黑戲山水逼道權
嗚呼道既通多能也宜哉臣稽謹拜手稽首而為之

銘銘曰

晨也禪覺惟麟之角王者之師人天眼目萬衲宗之
如水赴壑而鮮克知所立之卓犖夢赫靈在厥初生
龍神護喪終然允滅矧曰舍利表其靈異江之閭矣
皎皎明月空耶色耶上下洞徹邈在高風終古不滅

牧隱文集卷之十四

牧隱文集卷之十五

高麗國贈純誠勁節同德輔祚翊贊功臣壁
上三韓三重大匡門下侍中判典理司事完
山府院君朔方道萬戶無兵馬使榮祿大夫
判將作監事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全之李氏大姓也新羅阿干諱光禧生司徒三重大
匡立全司徒生兢休兢休生廉順廉順生承朔承朔
生克慶克慶生景英景英生忠敏忠敏生華華生玠
有玠有生官進宮進生大將軍勇夫大將軍生內侍
執奏隣執奏娶侍中文公諱克謙之女生將軍陽茂

將軍娶上將軍李公諱康濟之女生安社性豪放有志四方嘗知宜州有惠政以姻婭故移居江陵府之三陟縣蓋樂其土風也既而入中原仕于蒙古氏為南京五千戶所達魯花赤達魯花赤娶千牛衛長史李公諱公甫之女生千戶行里襲其職 世祖征日本天下兵船會于海東我 忠烈王遣重臣造大艦選名將領精卒往討焉時南京千戶亦以朝命來會見 忠烈王至于再三益恭益虔王曰卿本仕族豈忘本乎今觀卿舉止足知心之所存矣千戶娶登州戶長崔公諱基烈之女生贈贊成

事椿繼志來朝

忠肅王錫賚益豐所以勸忠也贊成事娶贈門下侍中朴公諱光之女於公為考妣公諱子春字子春齒齷異凡兒稍長善騎射繼父之職士卒樂附至正乙未朝 先王先王曰乃祖乃父身雖在外乃心

王室我

祖考實寵嘉之今爾無忝爾祖考予將玉汝於成矣雙城邊遠吏治闊略地且沃野生齒蕃息我東南民無恒產者多歸焉 國家聞于中書省奉 聖旨差官來遼陽省亦差官來

先王馳省卽中李壽山往會分據新舊籍民謂之三
省照勘戶計其後撫綏失宜稍之流徙則

命公主之所以賞累世之忠也民由是得安其業至
于今焉丙申春公來朝

先王迎謂曰撫綏頑民不亦勞乎時有密告竒氏謀
亂者辭連雙城官吏

先王語公曰卿宜歸鎮吾民脫有變當如吾命五月
平竒氏 命宰臣柳仁雨往討枝黨且諭平民無

恐柳既至境逗遛不敢進
上授公少府尹階中顯以兵馬判官丁臣桂傳

旨內應公聞 命卽刻舍校就之與柳合兵逐小

生都景小生都景棄妻子夜遁於是

上命曰可逐者去矣餘皆吾民也無背戕無背虐其
民相慶壺漿以迎州縣之名悉復其舊曰高州曰耀
德曰長平曰元興曰定州曰咸州是已九月進公階
大中大夫移司僕卿賜開京第因留居之明年秋進
千牛衛上將軍加通議正順二大夫是年穡為諫大
夫在廷中見公顏如渥丹美鬚髯不敢歷位相與言
然其風彩尚在吾心日不能忘也歲庚子春三月以
榮祿大夫判將作監事出為朔方道萬戶兼兵馬使

四月甲戌病歿年四十六惜哉計聞 玄陵悼甚
遣使吊哭致賻如禮士大夫咸驚曰東北面無人矣
其年八月丙申葬于咸州之東故州之原夫人崔氏
封三韓國大夫人贈門下侍中永興府院君諱閑奇
之女也生男曰成桂今為忠誠亮節翊贊宣威定遠
功臣三重大匡判三司事兼判典農寺事上護軍完
山府院君女適純誠翊衛協贊輔理功臣三重大匡
龍原府院君趙公仁璧今封貞和宅主側室李氏生
男曰元桂今為推忠節義輔理功臣重大匡完山君
金氏生男曰和今為誠勤輔政功臣奉翊大夫同知

密直司事上護軍判三司公先娶密直副使致仕韓
公諱卿之女封元信宅主生男曰芳兩前禮儀判書
曰芳果推忠礪節翊衛功臣奉翊大夫知密直司事
兼軍簿判書鷹揚軍上護軍曰芳毅中正大夫神虎
衛大護軍曰芳幹前軍器少尹曰芳遠通直郎禮儀
正郎知製教曰芳衍從仕郎成均博士女二人皆幼
後娶判三司事康公諱允成之女生男曰芳蕃考功
佐郎曰芳碩軍器錄事女適大護軍李濟龍原府院
君生男曰卿進士曰候掖庭內謁者曰師曰傳曰保
曰伯皆幼女長在室次適內府副令林孟陽完山君

再娶文氏生男曰良祐前司僕正曰天祐前護軍女
適前中郎將李仁雨金氏生男曰朝進士曰曙前郎
將女適生負盧慎次二人皆幼同知再娶安氏生男
曰之崇前延慶宮副使盧氏生男曰淑進士曰澄別
將次二人皆幼文一人幼判書娶賈成事池公諱翁
之女生男曰福根女三人皆幼大護軍娶知杆城崔
仁科之女生男曰石根女一人幼少尹娶辰圖判書
閔公諱璿之女生男曰孟衆女二人皆幼正郎娶判
典校寺事閔公諱齊之女生女幼穡在癸卯承之密
直提學明年判三司公來為副樞歲辛亥三司公拜

知門下余以司空改政堂 玄陵問近臣曰文臣
穡武臣成桂同日入省廷議以為如何盖自矜也數
十年間同列少在者而吾與公如水之淡久敬之風
人或慕之敢不視公文猶吾父卒是以不敢辭而銘
其神道云銘曰

我考李氏譜新羅大阿干膚敏既裸將膺仕多高官
五馬游朔方威惠迺並彰留居樂土風三陟如故鄉
志欲仕中原挺身歸 大元 授命長平夫世
德民懷恩溫恭享舊君朝聘何勤之報本又返始警
俗仍樹勳矧我侍中公 玄陵大賞忠天胡奪之

卷十五
三
丞執司人窮通有嗣判三司功名冠一時子孫盡貴
顯天道非無知本固枝必茂源遠流斯長銘詩愧我
拙千載垂耿光

全州李氏移居朔方以來墳墓記

洪武丁卯冬今侍中公請予銘其先侍中萬戶公之
神道碑明年春卜日得二月乙丑將樹碑于墓次公
又謂予曰吾家譜可考者先生具書之其墳墓庚為
平地無從而知之豈不悲哉五世祖千戶公移居朔
方以來年代稍近其所藏之地皆可知也苟不刻之
碑陰又恐吾子孫如吾今日之所悲也先生其終惠

焉予義不可辭按其狀千戶公墓在幹東倉今隸開
元路曾祖贈資成事墓在安邊府屬瑞谷北原曾祖
妣崔氏墓在文州草關里之東祖贈侍中墓在咸州
東雲天洞祖妣朴氏墓在咸州南松原之東考贈侍
中萬戶公墓在歸州之原妣夫人崔氏墓在其下嗚
呼侍中公之用心周且遠矣上以傳祖宗之美下以
啓子孫之孝使民德日益厚邦命日益新在於公之
一舉矣可不重為之書乎是為記

有元奉議大夫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
高麗國端誠佐理功臣三重大匡興安府院

君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事謚文忠公推

隱先生李公墓誌銘并序

元興百餘年進士位宰相者甚鮮高麗士科一人累
官至大夫者惟樵隱先生與吾父子而已然位皆止
東省郎中車駕茲狩七年而先生歿穡以病莫能興
者又六年矣穡之始病也甚劇先生過門悲泣久而
後去數月而先生仙去穡至于今悲焉先生長孫密
直代言存性來曰先生與吾相同持文墨議論為日
甚久知吾相者當世莫如公公宜銘其墓穡曰然死
生有命穡之死或先先生先生歿而穡繼之則亦已

矣穡之病幸少間而先生之墓尚未銘予何庸誌先
生姓李氏諱仁復字克禮京山府人也曾祖諱長庚
恭儉有威鄉人嚴憚之雖仕于朝者凡於舉措皆相
顧曰吾公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苟有過公必貽書
切責之老而家居聞府官喝道聲必下來伏于地俟
其聲不聞然後復坐有子四人曰百年某官曰千年
某官生遼陽省叅知政事諱承慶以孫貴贈某官曰
萬年某官季曰兆年先生之祖也官至政堂文學謚
文烈先生清燕言必稱曾大父戶長公又嘗曰吾大
父疾惡如讎赴人急如水趨下吾終身慕焉而未能

也文烈年未冠神彩秀發草溪鄭允宜使其府一見知其異入以其子妻之未幾擢某補官名日益重事忠惠王以嚴見憚在公入王聞發聲曰李某來矣屏去左右整容以俟卯之變文烈從至京師請李益齋代作書將白于丞相府會丞相敗書不果上然聞者莫不悚然且曰膽大於身李公是已既還國錄功當得樞密王曰李某老矣其志可嘉迺授政堂文學一日王彈雀于東岡公直入前奏曰殿下已忘明夷之時乎狎群小玩細娛非所以奉宗廟也言甚剴切王大怒不敢發以溫言謝遣之公既歸

第漢曰王年方強而肆於欲吾既老矣而又無助不去必及於禍且數諫而不納責有所歸今兆年既不能順其美適足以增其惡非臣之所以愛主也不如去之明日匹馬還鄉終身不出先生之考曰褒釀尊長者位省寧循之蹈禮有五子長則先生次今侍中公含仁任次某以病不仕次某次某皆佐樞密先生友愛天至衆弟事先生謹甚當世敬之先生生而狀貌魁偉稍長知讀書舉止如老成文烈公每撫背曰大吾門者汝伯仲乎仲侍中公也泰定丙寅先生卒十九判書享歲監試吉昌君權公準密直朴公遠

知貢舉先生一舉連中之明年三月調福州司錄歲
已巳校勘典校明年又遷典儀直長先生以為文章
非精研博攷無以致其然故當操筆點綴極苦至其
得意出以示人則辭嚴義奧卓冠一世叙事賦物往
往含譏諷至元戊寅史翰相謂曰李直長文學高古
盡薦之於是授藝文修撰歲己卯陞春秋供奉歲庚
辰移僉議注書至正辛巳春陞承奉郎監察糾正五
月拜左正言知製教俄陞通直郎典儀寺丞知製教
秋中征東鄉試第三名冬移起居舍人歲壬午會試
京師中選授將仕郎大寧路錦州判官其在都也遷

右獻納歲癸未尋遷起居郎起居注歲甲申 明陵
即位徵禮儒臣且曰李某擢第天朝今已三年而不
超擢豈予崇文意哉於是三遷典理掇郎司僕正左
司議大夫皆具館職知製教春秋館編修官明年正
月 王曰予之待李某猶未至也以本官授密直司
右副代言其冬以奉翊大夫判書軍簿又明年移典
理冬十月 明陵曰李某今可大用進拜密直提學
且命先生進講書迨先生貌嚴詞氣簡重 明陵每
謂左右曰吾見李公不覺竦然其是歲先君稼亭公建
言修 忠烈 忠宣 忠肅三王實錄蓋齋李侍中

謹齋安贊成分年秉筆公亦與焉明年春進密直副
使秋進知司冬又進左使歲己丑授征東行省都事
罷本國任歲辛卯 玄陵即位歲壬辰秋趙日新聚
群不逞用夜半殺皇后兄竒轅入王宮又殺宿衛近
臣自茲政丞號令內外朝臣洵懼噤無一言 上密
召先生曰事已至此何為則可先生曰人臣敢倡亂
固有常刑況今天朝堂之法令彰明如其猶豫臣恐
累及於 上上遂決意誅日新事定命先生謨書以
聞 上素重公將大用及是對益重之歲癸巳復入
密直判司宰寺事秋進拜匡靖大夫政堂文學進賢

館大提學知春秋館事上護軍明年兼監察大夫歲
乙未春先生辭政府封星山君秋復政堂令授征東
省負外郎又兼監察大夫歲丙申官制行拜金紫大
夫依前政堂文學實文閣大學士同修國史判翰林
院事又兼御史大夫朝廷赦使回當進表謝且難其
使 上曰今宰相知大躰守節義無如李某迺以使
事命之先生不少辭使還緝旨歲丁酉監修國文知
貢舉取今政堂文學廉興邦等三十三人時稱得士
歲己亥改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先生嘗謂穉曰
予猥以不才攝行臺事者三于再三未嘗振舉紀綱

自念瑣碎不足煩 上聽大事又在廟堂不可中撓
於是乎無一事可言矣然先生入臺百官肅然先生
之謙退皆此類也歲庚子拜參知中書政事歲辛丑
丁外艱其冬沙賊入界國京南徙且避其鋒先生與
令侍中公迎拜 行宮于忠州 上喜甚命從行明
年二月我軍大集克復京城大兵之後庶事當有措
置上以先生判開城府事俄拜會議評理冬進重大
匡三司左使癸卯春拜都會議費成事夏進右文館
大提學監春秋館事賜功臣號曰端誠佐理歲甲辰
封興安君判藝文春秋館事其冬進三重大匡都會

議費成事判版圖司事字刺帖木兒引兵入朝黜丞
相代其位入奏實難其人 上又曰非李某不可先
生入見丞相薛簡顏重丞相屢目之先生退謂從者
曰就之不見盱畏其斯人乎 上薦幕屬字 天子
又以先生長左右司遂進階奉議大夫歲乙巳封興
安府院君俄拜判三司事閏十月籍輿先生同在貢
院先生封君之命又下取令典校寺丞尹紹宗等北
八人歲己酉先生知貢舉籍為副焉取令左獻納柳
伯濡等三十三人歲庚戌拜檢校侍中歲辛亥拜藝
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事階爵仍舊歲甲寅先生年

六十七矣三月疽發背先生自度不起具衣服北面稽顙若辭違之狀謂侍中公曰安臣歿官庀葬事國家厚息也願吾平日未有絲毫補死且有愧公為我辭焉言訖命加元服於身蕭然而逝 上聞之悼甚素膳徹朝遣使致祭謚曰文忠卒之三日葬于城南粟村之原先生治命也明年配享 忠定王廟曾祖贈某官祖具銜謚文烈 玄陵廿一年論功贈星山侯配食 忠惠王廟考具銜謚敬元曾祖母某氏贈某郡夫人祖母鄭氏封某郡夫人母薛氏成均大司成諱文遇之女封某郡夫人先生九三娶生子二人

判事姜居正之女生一男曰向郎將姜氏歿繼室李氏某官某之女生一男曰容官至奉常大夫典法摠郎皆先歿又娶河氏某官某之女無子孫一人郎將生代言曾孫女二人代言先娶某官尹某之女生女而歿今娶判開城府事李公成林之女穉既從先生後嘗見先生聞人善雖小必喜一事失當必怒而皆形于色然不發之口人皆謂先生口吃嘗語穉曰吾性褊急恐失於言以認為守迄今老矣不覺心動此吾養之未至耳嗚呼先生學問之密操守之篤尚能變化氣質則其行事之審宜其不可及也是為銘銘

曰星山之英入貢天庭流光東海有爛文星有行斯
慎有言斯認惟古之才惟今之雋惟時之艱惟使之
難公躬雖瘁公必出關誅親拒命悉干王政萬口瞿
瞿公不少病公歸自西有馬之斯室家相慶我公歸
兮惟是我國如骨而肉匪我公歸予寒誰煖人言我
公文章之宗國而忘家專對是二烈之行實升配大
室迪后降祥子孫其吉粟材之賜星山之罔塊無不
之祖孫相望嗚呼興安永世不忘

高麗國忠誠守義同德論道輔理功臣壁上
三韓三重大匡曲城府院君贈謚忠敬公廡

公神道碑并序

上之九年歲在壬戌春三月大平宰相曲城府院君
年七十又九病公卿大夫日造門起居子孫滿堂朝
夕奉湯藥禱于上下無不舉 上遣中官問疾賜
藥賜酒嗚呼人事可謂盡矣而竟無效嗚呼其命也
夫公平生康強無久患老而神彩益秀人必其享年
之弥高也而至於斯不日命歿公將病訓子弟薄葬
曰吾死後三日下壙毋煩有司計聞 上悼其案
相曰曲城遺命葬用三日不敢違也至於有司供葬
事國典也鬻之外將誰執且於公而不國葬國葬之

禮施之何人乎特集都堂董役司一無所闕嗚呼公之讓也宰相之舉也禮之所由生也禮也者國家之所以為美者歟臣職在紀纂矧茲明諭刻銘神道敢不奉教謹案曲城姓蔣氏名煊臣字愷叔小字佛奴瑞原大族也遠祖諱顯相文廟取士成均為宰相諱信若相明朝再知貢舉位至大師曾祖諱純彥率官小府丞贈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祖諱承益興法佐理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都僉議中贊上將軍判典理監察司事諡忠靖相忠烈王與許侍中趙侍中相次秉政

一時名公卿無敢抗禮者考諱世忠率官中顯大夫監門衛大護軍妣嘉順宅主趙氏推忠保節同德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判都僉議平壤府院君諡貞肅諱仁規之女以大德甲辰十月戊申生公六歲而孤公內外侍中家蒙養已非常入比年十一姑夫中書平章末吉召置之左右迎儒生授業者十一年故其德器冠一世恭定甲子晉邸入綏大統末吉公率公逐駕于和赫帝一見奇之命公宿衛禁中眷顧異常末吉大臣也帝又親信然以病不能朝帝有所疑必命公咨于家其有所奏公悉達之大夫

帖失既誅以女弟賜公公曰臣雖無知不願近逆倘
帝愈重之歲壬戌請于 帝臣母久不見願賜告
帝感其言降香金剛山授金字圓牌所以貴其行也
所以過其歸也是時使者旁午皆伏 朝廷威靈凌
辱宰執視守令如犬馬公於宰相恭於守令加禮貌
且無一事干謁于 上既還授尚衣使至順卒未又
降香愈益謹父老曰年雖少不愧老成人是真內外
侍中孫矣至順癸酉公以慈侍之故請于朝出為郎
中征東時同寮頗弄威福公極力爭之多所裁抑田
民詞訟悉還彼司 忠肅王歎曰廉郎中清簡矣左

右司請 署文移 上曰吾郎中署乎有則行無則
止其曰吾郎中者愛之故親之也留公者九年

王薨公曰吾不可久留矣會朝命以朔正司丞召階
奉訓大夫也至正癸未奉使江浙省會計中政院錢
貨官吏多行賂求媚公一切却之丞相別哥不花公
待以殊禮及其入相薦公於 帝曰老臣在江浙
知廉佛奴清白過人具以其事白 帝將用公會

大夫人病力請歸覲不果用歲丙戌六月十七日

明陵曰虞某事 皇帝為朝臣佐我大父 忠肅

王為幕官共圖國政在我今日雖於本國未嘗仕不

可以常法論也於是拜匡靖大夫三司右使上護軍
明年秋加重大匡賜翰誠翊戴功臣之號俄轉都僉
議評理冬十二月進贊成事在東宰屬以問臺臣短
長大夫李公遠也公以謂臺綱非所當撓李大夫一
時之傑其可辱乎吾而不言吾負吾學矣入告事得
寢歲戊子進判版圖司事明年有國郵政丞王照朝
于 天子委公庶務公裁決平允中外安焉歲已
丑 聰陵即位拜重大匡都僉議贊成事判版圖歲
庚寅奉國表賀 聖節于京師歲辛卯 玄陵
即位欲用公趙日新者公外家也以私憾沮之日新

敗之明年 上曰廉某之賢吾所知也日新惡之
甚吾恨其不相能也故不能用今其可緩乎復贊成
事甲午正月十一日拜公端誠守義同德輔理功臣
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都僉議左政丞判軍簿司事上
護軍領景靈殿事二月十六日進右政丞判典理領
孝思觀餘並如故公方既意用新庶政其夏蔡政丞
河中以脫之大師之勢請兵于 王謀復職公知
之乞退 上亦為其所逼用蔡而封公曲城大師
所召皆宰相及驍勇人也公亦在行中至平壤其驍
勇輩謀曰吾等離親族左墳墓以就死地何日而旋

歸乎乃告於公欲不行公曰非計也吾君天也天可
逃乎且忠臣義士豈宜有及側之言乎與柳政丞濯
問道疾行既至都 上馳入請還公 帝曰廉
其高麗之大臣且大族也其禮而遣之賜宴徽政院
以寵之歲丙申誅奇氏命公屯師北鄙大將印璫擅
殺其副姜仲卿國家恐其奔也不即討命公以計誅
之軍不得亂 朝廷遣使者至境問亂之所由生公
具陳奇氏覆國明徵先發後聞之義果迴 天怒曲
赦一方皆公應對之力也其冬以都元帥鎮北鄙
上授之節鉞且曰公行之後吾不北顧矣公對曰臣

亦不敢以米益下 上聽上書曰廉公吾之萬里長
城也其治軍政葛糧為先城堡次之器械次之公雖
素定於中必咨於崔副使副使令之領三司公也公
之知人如此其冬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守門下
侍中上將軍判兵部事領臺臺殿事明年進判吏部
事領孝惠觀書歲辛丑冬公以滿盈辭位士論皆曰
廉公掌銓選者五未嘗以恩嫌私一人進退是以宗
族雖多未有處華要之職者蓋淡乎其寡欲者矣公
之封侯就第月餘紅賊犯北鄙焉歲壬寅改壁上三
韓三重大匡曲城侯扈 駕移于尚又移于清公與

侍中尹公桓李公昂實後之明年三月又起公侍中
未幾一母憂辭歲乙巳 上用辛旼言黜陟旼惡公
不附已譖於 上上不聽歲己酉以特進三重大臣
仍封曲城伯旼又譖於 上上命公之子婚諭以不
可絕旼之意公益堅所守 上於是益信公焉兀羅
城之後諸將受公節制不敢多殺人旼敗 上愈重
公加公輔國二字封邑依舊 親圖形賜之納公女
曰慎妃封夫人權氏曰辰韓國大夫人以三子登科
廩夫人故事也其後仲子評理拜知貢舉當世歆之
歲癸丑起公門下侍中階無如故加以判開城兼監

春秋館事曲城府院君蓋所以寵之者至矣侍臣金
興慶多所請謂公不暇貸興慶有怨言 上曰侍
中學於中國性且高潔非他廷臣比且大臣之用心
又非汝之所知也興慶來獻復書 今上即位以
公領門下事又領書筵五世元老故也歲乙卯正月
初五日 上喪昇御正殿室臣上壽公首陳為君
難為臣不易親賢遠佞等語辭意明簡 上為之
改容拜公忠誠守義同德論道輔佐功臣領三司事
餘並如故丙辰十月 尤朝禮部尚書翟欽來錫
宣命資德大夫將作院使公拜受語使臣曰臣老矣

乃蒙 聖恩末由圖報區々之情有如天地歲
丁巳設都摠都監訓練五部兵馬以公判其事歲已
未判門下事歲庚申移領三司事其冬復府院君公
既老矣國有大疑宰相必請公及尹添原會議公斷
然以為已任必盡言之公治舍第不侈不陋雖屢遷
徙必置別院植花木如山林然布曰梅軒焚香端坐
淡如也客至設酌殺饌極精潔熏然而罷風流蕭洒
望之如神仙今年正月同耆老拜 玄陵有所感
退而語諸子曰吾以不才蒙 玄陵過舉位侍中
者二十又九年年且七十九矣而吾病屢作吾必不

久於世矣乃有薄葬之命三月初二日感疾十八日
丁卯卒于正寢二十日己巳葬于臨江縣大谷之原
公所卜也嗚呼公可謂無憾也已矣 上之遣
中官判厚德府事金寶問公也公具衣冠受御藥宮
醞訖謂實曰公善為老臣奏于 上上之所以念及
老臣者徒以臣嘗左右 先君也臣今殆矣願
上日慎一日惟永終是圖臣之願也是日 謹妃毅
妃伴來賜宮醞嗚呼公可謂無憾也已矣公凡再娶
宗山郡夫人裴氏重天匡完山君諱挺之女早亡無
子辰韓 元朝朝列大夫太子左贊善推誠同德協

賢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醴泉府院君領藝文館
事謚文坦諱漢功之女也性勤儉教子嚴平居錦綺
不加于身先公病數年公救藥之益勤生三男五女
長曰國寶推忠輔理功臣重大匡瑞城君藝文館大
提學次曰興邦忠勤翊戴燮理贊化功臣前匡靖大
夫門下評理兼成均大司成藝文館大提學上護軍
次曰廷秀正順大夫密直司知申事兼判典儀寺事
右文館提學知制誥兼春秋館修撰官知典理內侍
茶房事女長適奉翊大夫密直副使洪徽次適奉翊
大夫判內府寺事進賢館提學任獻次適推誠佐理

功臣奉翊大夫密直使上護軍鄭熙啓次即慎妃也
次適中正大夫三司右尹李棟曰惠珠通濟院任持
金氏出也曰廣元奉順大夫判司僕寺事李氏出也
女適中郎將洪文弼金氏出也孫男女若干入瑞城
娶玄福君權公諱庶之女生男長曰致中親御軍護
軍次曰致庸典儀副令女適司憲持平安祖同評理
娶宗簿副令趙文慶之女生女長適衛尉少尹林檉
餘幼知申事娶判典農寺事趙得珠之女生女幼外
孫男女若干入密直男曰尚實成均學諭次曰尚溥
散員次曰尚淵權務皆中成均試女皆幼內府生男

曰公緯郎將次曰公績別將餘幼女皆幼密直使生男曰吉祥中郎將女幼右尹生男曰佶權務次曰侑幼判事生男幼中郎將生女幼曾孫男女若干人護軍娶典法判書朴思慎之女生男曰怡權務副令娶密直提學尹邦晏之女生男曰恂權務持平生男曰金剛權務餘幼嗚呼公之具五福而子孫逢吉者如此天之厚於公者其必有所以然者矣世臣舊家之餘慶致忠君澤物之明驗於臣於此實有所興起焉使如公者相續於廟堂之二則大平之期豈不適當今日歎嗚呼公之矣嗚呼公之矣臣謹拜手稽首

而獻銘銘曰

公在妙齡揚翹

帝庭歸長省幕理靜民寧歷事

五朝揚

國威靈鎮之山嶽動以雷霆時之艱矣公

乃適丁三軍致命百度惟貞生民是育

宗社是屏

以匡以直以毒以亭衆病以痊群醉以醒大平之目

神明所聽於穆

玄陵親圖其形豐功盛德煥乎

丹青展也元老一國儀刑胡不期頤天地杳冥有截

原隰川流於山止氣畜有美泉高有突豐碑上磨

于星千載勿訛照我東堦

高麗國大匡完山君謚文真崔公墓誌銘并序

元山之崔氏譜可考者曰純爵官至檢校神虎衛上將軍生崇中郎將中郎將生南敷官至通議大夫左右衛大將軍知工部事工部生諱佺左右衛保勝郎將郎將生諱正臣左右衛中郎將中郎將生諱得粹通憲大夫選部典書上護軍致仕廉正自守人敬憚之歷事 忠烈 忠宣 忠肅三王而

忠宣尤器重之 忠宣雖內禪而國政必與聞故士大夫之升黜多出於 忠宣選部在臺綱紀立
在刑部刑罰清出守金海尚州民懷其惠再按全羅民畏其風其量田也副察宰相洪哲分理全羅州縣

之田不廢法不擾民享年七十五選部娶奉翊大夫知密直司事監察大夫文翰學士承旨世子元賓郭公諱預之女以大德癸卯四月癸酉生公公名宰字宰之至治元年補東大悲院錄事奉定甲子入內侍四年授散員明年轉別將天歷庚午順興君安公文凱深岳君李公湛同掌試公中之六年然後改丹陽府注簿又四年始授中部令階承奉郎未幾知瑞州事以母憂不赴蓋欲終制也明年 忠肅王沙汰冗官有薦公者 王曰吾固知其父風憲無以易此人矣即授監察持平不獲已就職 玄陵即位迺

視其職及高氏之亂作九王所設置悉皆更革立都
監以公為判官公甚不樂稱疾不出相府頗督之且
脅之公徐出謂其判事宰相曰王固失德矣然為臣
而揚君之不美於公安乎王之惡非出於王左右逢
之耳逢之於前揚之於後吾實恥之其宰相默不敢
言 明陵即位初政授典法正郎其年冬出知興
州允可以便民者靡不舉行田籍之且爛公修之仍
藏舊本相質聞者歎服印政丞當國素忌公故替之
歲丁亥政丞王公照金公永暉奉 聖旨整理田
民詞訟舉公為判官且馳驛召之公至則二公又曰

長興府今號難治非崔某不可又出之公將之任二
公又曰崔某前為持平有威望盡留之再任適外氏
郭公迎俊為大夫法當避遷與法正郎歲戊子按察
慶尚道一年再遷與客副令實贖司使公兼理支應
內用事羨餘盡歸之民前弊絕矣歲己丑出知襄州
有使者降香凌辱存撫使公曰非禮也將及我矣棄
官而歸執故者喜白授監察掌令臺綱復振矣一年
而罷歲辛卯 玄陵即位選臺臣復掌令明年移
開城少尹辭歸清州日新之難作歲甲午以典法總
節召未幾移版圖其秋出使福州按察民情守條約

去之日人如失怙恃其所施設至今遵之乙未秋以
中顯大夫監察執義直寶文閣召至選軍以田其法
舊矣命公為其都監使一人受田有子孫子孫傳之
無則他人代受有罪當收其田則人人皆欲得於是
雖然矣公曰是爭民施奪也可乎於是與其當得者
一人而止訟稍簡矣歲丙申拜大中大夫尚書右丞
歲丁酉進正議大夫判大府寺事蓋公年五十五而
志不少衰益勤於職旬月間府庫實矣 玄陵
曰判大府盡其職者崔某而已歲己亥出為公州牧
如在福日歲辛丑又出為尚州牧其冬 國家避兵

南徙明年春 幸山州公盡力供辦惟恐一毫或傷
於民故求之不得者稍短之三月以奉翊大夫典法
判書分司本京公辭違 玄陵引見溫言慰諭歲
甲辰拜監察大夫進賢館提學同知春秋館事其冬
封重大匡完山君明年移典理判書又明年移開城
尹歲己酉官制行改榮祿大夫歲辛亥安東關守臣
玄陵曰安東守我已得人矣於是批下遣衛士督公
行慮公碎不就也甲寅春以老乞歸鄉秋九月
玄陵薨公會哭盡哀今 上拜公密直副使商議公
固辭請還鄉封完山君階大匡明年春命駕往見江

陵崔密直安沼而歸蓋永訣也秋九月有微疾語諸
子曰吾嘗愛異人謂我曰至午死今戊午年也而又
如此吾必不起也十月己巳卒享年七十六十二月
壬寅葬于居第之東坎麓理命也嗚呼公可謂達人
矣公再娶靈山郡夫人辛氏奉翊大夫判密直司事
藝文館提學致仕諱藏之女也務安郡夫人朴氏軍
簿正郎諱允鏐之女也辛氏生二男長思美奉翊大
夫禮儀判書及德成及弟中正大夫宗簿令知典法司事
生子三人男曰有慶中正大夫宗簿令知典法司事
女適誠勤翊戴功臣匡靖大夫門下評理上護軍禹

仁烈次適宣德郎繕工寺丞趙寧孫男女若干人判
書生子五人長恕護軍今為全羅道按察使次憲中
即將次慈別將女適禮儀掾郎宋仁壽次幼左尹生
子四人男曰復昌別將次曰世昌別將次仕昌未仕
女幼宗簿生子三人士威郎將餘皆幼評理生子三
人男曰良善英明殿直女皆幼寺丞生女一人幼左
尹吾友也倘使酒居官所至有名來請銘銘曰
惟公之直惟公之清惟公之德惟公之名惟名惟德
惟世之則胡不大用正我王國既相我王周旋廟堂
年七十六尚爾康強公退則決允矣明哲嗚呼崔公

世歆其風

韓文敬公墓誌銘并序

予年十六七喜從詩僧游至妙蓮寺儒釋雜坐啜茶
聯句文敬公年才十二三亦有的對衆皆驚歎雖老
於文墨者推讓不敢齒予固心異之歲丁亥吾先君
知貢舉文敬果中高第時年十五歲也落第者服其
才皆曰韓生非僥倖也先是以門陰再為真殿直別
將以故不求仕討論墳典從益齋先生讀左傳史漢
作字真章皆入妙 聰陵襲位補德寧府注簿召
置故房為秘閣赤歲辛卯遜于江都公從之居

玄陵召還不即用歲癸巳始授典儀注簿又為秘閣
赤明年遷典理佐郎知製教又明年再加通直郎成
均直講奉善大夫成均司藝皆帶藝文應教歲丙申
改官制為中散大夫秘書少監知製誥明年遷兵部
侍郎翰林待製秩陞直學士又明年進中大夫國子
祭酒知製誥歲辛丑國家避沙賊于安東再轉典儀
典校二令皆中正明年秋還京加奉順大夫判司僕
寺事右文館直提學冬拜審直司左副代言實文閣
直提學知工部事蓋用公知銓選也明年進右副代
言又進左代言歲乙巳春卒時得幸於 上其跡

甚秘公知之密告曰眈非正人也恐致亂顛 上思
之非臣誰敢言 上方愛偉眈夏判書禮儀秋進
軍簿蓋踈之也冬十月丁亥憂終三年制 上以
前言猶不用歲辛亥秋眈敗 上曰韓某有先見
之明可急召來乃授榮祿大夫理部尚書修文殿學
士居數日 上念銓選重事也非聰敏精密不足
以授其柄吾思唯韓某其人也於是正議大夫拜
右承宣冬進左承宣知銓選歲乙卯夏進拜密直提
學同知書筵秋陞簽書明年正月改副使俄進同知
夏五月同知貢舉取全判書鄭摠等三十二人時稱

得士秋進知司歲戊午封上黨君階大匡館職改進
賢錫輸忠贊化功臣之號己未冬以書先嚴碑功復
簽書明年春封清城君階重大匡歲壬戌扈從南京
明年秋錄功拜匡靖大夫判厚德府事右文館大提
學知春秋館事上護軍功臣號如故歲甲子二月廿
八日以病卒于第國人皆歎悼曰斯人也年才五十
二而已天道奚為至此也卜日葬于臨津縣瑞谷南
麓先塋禮也韓氏上黨大家曰蘭三韓功臣也曰謝
奇僉議府右司議大夫寶文閣提學知製教於公為
曾祖曰渥宣力佐理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匡上黨

府院君謚思肅佐 忠肅王位冢宰功在社稷於公
為祖思肅生子五人皆為明宰相其諱公義者由密
直封重大匡清城君謚平簡娶密直司左代言兼監
察執義慶公諱斯萬之女於公為考妣公娶檢校門
下侍中吉昌府院君權公諱適之女生四男六女長
尚桓前三司右尹次尚質西北面都觀察黜陟使兼
平壤尹次尚敬工曹摠郎知製教兼尚瑞少尹次尚
德宗簿寺丞孫男女若干人右尹娶門下評理尹承
順之女生二女幼黜陟娶門下侍中李成林之女生
一女適前宗簿寺丞姜策再娶知清風郡事宋臣義

之女生女幼摠郎娶前成圖判書吳俊良之女生一
女幼寺丞娶前代言李貴生之女生長適三司右尹
安景儉生五女一男次適成均直講李作生二男一
女皆幼次適大護軍權邦緯次適前護軍任中善生
四男次適懿德府丞朴登次適中郎將田甫長聰敏
好讀書以病廢業黜陟庚申科第三名摠郎壬戌科
第三名李寺丞乙丑年科第九名以國制三子登科
廩其母終身全權氏夫人享其榮養公之含笑地下
可知已公之仙居今已九年矣而聲音容貌在吾心
目何日而忘之耶黜陟公與昆李謀銘幽堂日遠而

志愈勤來請銘嗚呼吾以文敬之請嘗銘其考平簡
公矣今又銘文敬其亦可悲也已銘曰

玉壺置水惟公之清塵匣開鏡惟公之明長于統絳
無華靡事游於詩書絕絲毫利孝友忠信廉靜寬和
宜至眉壽天奪奈何惟其多子有才有義公名之傳
如在于世我銘父子心胡不傷庶其垂裕子孫其昌

牧隱文集卷之十五

